

宋室南渡與臨安官話對吳語的影響 – 若干詞彙、語法的例證

盛益民 [Yimin Sheng]

復旦大學/Fudan University

本文主要討論宋室南渡之後，由官話區帶來的臨安官話對吳語詞彙、語法的影響。文章首先確定了某個成分是宋室南渡帶入吳語的工作假設：該成分來自官話而非吳語的固有形式，並且該成分是宋室南渡而非之前永嘉南渡帶入的。其次，文章舉了「東西」「項-」「立」「穿」「多少」及 V-neg-V 結構等六個詞彙、語法項作為例證，具體討論了臨安官話對吳語的影響。之後，文章從方言接觸的角度討論了所涉詞彙借用、語法複製、接觸模式等相關問題。

關鍵詞：吳語，宋室南渡，臨安官話，方言接觸，接觸機制與模式

1. 引言

1.1 宋室南渡和臨安官話

北宋亡後宋室南渡。南宋建炎三年 (1129) 閏八月，高宗自建康如杭州，以州治為行宮，升杭州為臨安府，亦稱行在所。紹興八年 (1138) 三月，移蹕臨安。臨安府治所錢塘、仁和兩縣升赤縣(京都)，所轄余杭、富陽、新城、臨安、於潛、昌化、鹽官七縣為京畿縣。從此，杭州成為了南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到德祐二年 (1276) 正月，元兵逼近臨安；三月，元兵攻破臨安城，挾宋帝、太后等北行，宋室繼續南渡，不過至此南宋已名存實亡。南宋王朝前後共 153 年，有整整 148 年定都杭州。

隨著宋室南渡，北方人口也大量湧入江南地區，其中又以首都所在地臨安府為最多。吳松弟 (1997) 指出，臨安在兩宋之交經歷了方臘起義和金兵南下等戰爭破壞，人口下降很大，定都之後人口才得以恢復和增加，城市獲得發展。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所載，從建炎初年 (1127) 到紹興二十年 (1156)：「竊見臨安府自累經兵火之後，戶口所存，裁十二、三。而西北人以駐蹕之地，輻輳駢集，數倍土著。」也就是說短短三十年間，從中原一帶來的北方移民已經在人口上大大超過了土著的吳語區居民了。

大量北方移民進入杭州的同時，也把汴洛一帶的宋代通語官話帶到了杭州。這種進入杭州之後的官話可以稱為「臨安官話」。¹

臨安官話對吳語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方面是直接產生了具有強烈官話色彩的杭州話。² 已經有不少著作（鮑士杰 1988；錢乃榮 1992b；Simmons 1992, 1995, 1999；史皓元 1998；Norman 1997；徐越 2005；游汝杰 2012 等）指出，杭州方言具有濃重的官話色彩，³ 這在語音、語法、詞彙各個方面都有所體現。

第一，語音方面。鄭張尚芳（2007a）指出了 11 項臨安官話影響杭州話乃至吳方言的語音現象；游汝杰（2011；2012）分析了杭州方言語音中的 12 項古官話成分；鄭偉（2011）在先行研究基礎上，又提出 6 項宋室南渡對杭州話的影響；此外，史瑞明（1989）、游汝杰（2005a；2012）等文認為杭州話「兒」尾詞的讀音 [ə] 也是受到宋室南渡的影響。

第二，語法方面。杭州話常用的虛詞「你、他、們、那、的、不、沒有」等都是受到臨安官話影響（游汝杰 2012）；此外，陳剛（1988）發現杭州話的「V-將-R」（如「打將起來」「走將過來」）結構不見於其他吳語，魏培泉（2013）指出「V-將-R」結構也只存在於除了杭州話的官話區中，所以兩位先生都認為杭州話的「V-將-R」結構很可能是南宋移民帶入杭州的；游汝杰（2011；2012）認為，杭州話的反復問形式 V-neg-V 也是宋室南渡影響的結果。

第三，詞彙方面。鮑士杰（1988）等指出杭州話的「東西、鍋、家、穿_{-衣裳}」等詞是受官話影響的；游汝杰（2012）也指出了一大批杭州話中的官話來源詞彙，如「頭腦瓜_頭、帆、畜牲、晚上、鍋子、東西、事情、女兒、桌子、洗臉」。此外，筆者還發現不少杭州話中與其他吳方言不同而與不少官話方言相同的詞，如「伢兒_{小孩}、奶奶_{祖母}、雀兒_鳥、壁虎、廚房、下棋、說、耍_{玩兒}」等等。

另一方面，臨安官話不僅塑造了官話色彩濃重的杭州話，而且對杭州之外吳語的語音、詞彙、語法也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第一，已經有不少研究指出臨安官話對吳語區的重要影響，不過這些研究主要關注語音層面。如曹志耘（2006）指出，宋室南渡對浙江尤其是沿錢塘江及其上游地區的方言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這些地區至今仍存在著一種被當地人

1. 學界已有不少文章使用到「臨安官話」這一名稱，如潘悟雲（2010）、王軼之（2011）等。其他學者則稱之為「南宋通語」（王洪君 2008；郭麗、陶寰 2010）、「汴洛官話」（鄭偉 2011）或者「浙江官話」（曹志耘 2006；鄭張尚芳 2007a）等。

2. 根據《中國語言地圖集》，杭州話屬於吳語太湖片杭州小片，其範圍只略大於杭州市老城區面積，大致在從笕橋至拱宸橋、古蕩、北高峰、天竺山、五雲山至錢塘江邊這樣的範圍內。杭州話以北為吳語太湖片苕溪小片的方言，以南為太湖片臨紹小片的方言。

3. 至於杭州話的方言歸屬是吳語還是官話，以及杭州話的形成過程，學界都有較大的爭議（請參趙元任 1956[1928]；Norman 1988: 204, 1997；Simmons 1992, 1999；史皓元 1998；趙庸 2006；鄭偉 2011；游汝杰 2012；汪化雲 2014 等）。我們贊同鄭偉（2011: 160）對此問題的態度：「現代杭州話屬官話抑或吳語似乎並不十分重要，關鍵在於如何在漢語語音史的背景下，觀察、離析杭州音系中官話、吳語的雙重元素。」當然，由於該問題與本文的論述關係不大，下文不再討論。

稱為「浙江官話」的文讀系統，起到了地區共同語的作用；王洪君（2009）也指出，宋室南遷至杭州，北方通語進入吳語地區形成了新的層次；Norman（1997）認為常州、蘇州、上海等地吳語全濁上變去是受臨安官話影響的結果；王福堂（1998）、徐越（2007）認為吳語聲調中次濁上歸陰上的現象來源於宋室南渡對吳語的影響；陶寰（2003）認為大部分吳語地區侯韻早期讀 *eu，這個讀音是宋室南渡帶來的；郭麗、陶寰（2010）、王軼之（2011）的研究都表明，吳語從母讀塞擦音 ɬ 的現象也是宋室南渡之後臨安官話對吳語的影響；鄭偉（2010; 2011）指出吳語梗攝二等幫組讀 oŋ 、 oʔ 也是受臨安官話影響的產物。

第二，對吳語地區的詞彙、語法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不過這方面學界關注較少。游汝杰（1993）認為吳語的反復問結構 V-neg-V 來源於宋室南渡對吳語的影響，是這方面少有的研究成果。本文主要關注這個問題。

第三，除了官話色彩明顯的杭州之外，陶寰（私人交流）認為，金華、衢州、上饒城區也是類似杭州話的半官話方言，這些也都是臨安官話影響的結果。

現將很可能是宋室南渡帶入吳語的詞彙、語法成分臚列如下：「東西」{物品}、⁴「地方」{地方}、「灰塵」{灰塵}、「兄弟」{弟弟}、「房子」{房屋}、「項」{脖子}、「臉」{面部}、「掠子」{梳子}、「鍋」{菜鍋}、「下飯」{菜肴}、「蛋」{禽類、龜蛇的卵}、「圈」{養豬、牛等家畜的棚欄}、「立」{站立}、「蹲」{下蹲}、「聞[v-]」⁵ {鼻子聞}、「穿、戴」{穿戴}、「繫」{繫鞋帶}、「抬」{多人抬}、「煤」{油煤}、「回」{返回源點}、「入」{性交}、疑問代詞「啥_{什麼}」、疑問代詞「多少」、並列連詞「同」、體標記「了」、反復問結構「V-neg-V」等。限於材料和篇幅，本文討論其中的六個詞彙、語法項以窺全豹。

1.2 工作假設

下文把宋室南渡帶入吳語的詞或者結構稱為「官源詞」和「官源結構」，統稱「官源成分」；而把之前吳語固有的詞或結構稱為「固有詞」和「固有結構」，統稱「固有成分」。

本文討論宋室南渡對吳語的詞彙、語法的影響，涉及到兩個問題：如何確定某個成分是官源成分而非吳語的固有成分？歷史上官話影響吳語最主要是永嘉南渡和宋室南渡這兩次，那麼如何證明該官源成分是宋室南渡帶入吳語之中的而非之前的永嘉南渡帶入的？下面分別討論。

1.2.1 如何確定是官源成分？

我們認為，要確定某個詞彙、語法項是官源成分，至少需要滿足以下兩點：

4. 我們根據漢語詞彙史研究的通行做法，用{}表示概念或義位，下同。

5. 吳語表示{鼻子聞}的「聞」有兩類讀音：m- 和v-（汪維輝、秋谷裕幸 2014）。其中 m- 聲母是白讀形式，v- 聲母是文讀形式，v- 聲母的「聞」是宋室南渡之後官話影響吳語的結果。

第一，該成分至晚在北宋時期就已經在官話中存在，這是該成分能隨著宋室南渡進入吳語的基礎。第一點主要需要借助於漢語史的研究成果。

第二，該成分原本在吳語中不存在，並非吳語的固有成分。由於現存較早的長篇吳語材料是明末的《山歌》，更早的方言材料較難找尋，因此在文獻上不易找到直接的證明材料，本文主要通過以下幾個方面作為證據來判斷：

(一) 借助方言地理學的「ABA 分佈」和「周圍分佈」。如果某個詞形(或特徵) A 分佈在另一詞形(或特徵) B 兩側，這種分佈在方言地理學中叫做「ABA 分佈」；如果某個詞形(或特徵) A 中間包含著另一詞形(或特徵) B，這種分佈在方言地理學中叫做「周圍分佈」。(岩田禮 2009: 20-21) 兩種情況如圖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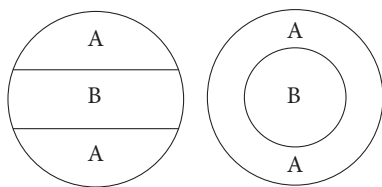


圖 1. ABA 分佈和周圍分佈

筆者認為造成 ABA 分佈或周圍分佈的可能原因有：一，A 原本為連續分佈，B 是方言內部創新形式；二，A 原本為連續分佈的，B 由移民從其他方言中帶入；三，遠隔的兩地平行演變出 A；四，部分使用 A 形式的人群越過 B。由於宋室南渡的汴洛移民帶來臨安官話，其主要影響範圍是杭州及其周邊區域，對吳語的影響方式屬於「空運式」(岩田禮 2009: 17) 或「蛙跳式」(周振鶴、游汝杰 1986)，而杭州恰好在吳語的中心地區，因此這是產生吳語地區「ABA 分佈」或「周圍分佈」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 方言內部證據。固有成分可作為語素降級保留在方言中，因此可通過這類成分窺測吳語固有成分的早期面貌；另一方面，如果某個成分構詞所用的語素以及構詞方式不符合吳語的情況，那麼也可以判定其非吳語的固有成分。

(三) 整個東南方言的分佈狀況。相對於官話方言，整個東南方言的語言面貌顯得保守，如果大部分東南方言的表現相對一致，而唯獨杭州一帶的吳語方言表現特異，那麼可以藉助整個東南方言的情況間接證明吳語地區的早期固有形式。

1.2.2 如何證明是宋室南渡的影響？

確定了某個成分是官話成分之後，第二步是要確定這個官源成分進入吳語的時間。歷史上，官話對吳語的大規模影響主要有兩次：一次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永嘉南渡，一次是南宋時期的宋室南渡。

本文的議題是要確定某個官源成分是宋室南渡影響的結果，可以考慮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

第一，詞彙產生年代。如果該成分在漢語史中直到魏晉南北朝之後才產生，那麼可以排除其為永嘉南渡影響吳語的結果。

第二，地理分佈類型。由於永嘉南渡時定都南京，南京處於古吳語的北部，且處於現今吳語區域以北，因此對吳語的影響是由北往南（蘇南到浙江）推進的，所以在地理上可以看到南北對立的分佈類型狀況。趙元任 (Chao 1967) 指出吳語有北方型（江蘇）和南方型（浙江）的區分，張敏 (Zhang 2000) 認為吳語的南北分歧就是永嘉南渡影響的結果。我們可以舉一個詞彙上的例子說明，吳語中{人}義名詞有兩類，一類是用「人」，一類是用「儂」，其分佈為北「人」南「儂」的對立（曹志耘 2008a: 39）。潘悟雲、陳忠敏 (1995) 已經證明，早期吳語使用「儂」作為{人}義名詞。「人」是永嘉南渡帶入吳語的，「人」與「儂」在地理上呈現南北對立分佈很好地說明了晉室南渡帶入吳語的成分的分佈樣態。而宋室南渡之後定都杭州，是從杭州或杭州附近的中心城市向四周擴散，因此地理樣態呈現以杭州為中心分佈。如果某成分只分佈於杭州一帶為中心的區域，那麼可以確定是宋室南渡影響的結果。

第三，參考宋代臨安官話相關文獻材料。周密《武林舊事》、吳自牧《夢梁錄》等書中有大量臨安官話的成分，如果這些書中使用了這個成分，可以間接表明當時的臨安官話使用這個成分。

第四，現代方言的證據。由於臨安官話的直接源頭是中原官話，如果該成分主要分佈於現今中原官話和吳語，地理上呈現 ABA 分佈，那麼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說明該成分是宋室南渡影響吳語的結果。

1.3 考察範圍及材料來源

吳語主要分佈在江蘇南部、上海、浙江、安徽南部、江西東北部。根據 1987 年版《中國語言地圖集》，吳語可分為太湖片（又分毗陵、蘇滬嘉、苕溪、杭州、臨紹、甬江六小片）、台州片、甌江片、婺州片、處衢片和宣州片六大片。

學界普遍認同徽語具有吳語的底層，但與吳語的分合存在爭議。尤其是浙江境內的嚴州片方言爭議更大，曹志耘 (2006)、Coblin (2008) 都認為嚴州片有與吳、徽語皆不相同的獨特性，不過由於其在詞彙方面與吳語關係更為密切（曹志耘 2006），所以本文將其歸入吳語中一併討論。由於宣州片吳語的詞彙、語法受臨近江淮官話影響較大（曹志耘、秋谷裕幸 2016: 409），徽州地區的徽語在詞彙、語法上也與吳語差別較大，本文除了{物品}義名詞部分會涉及到之外，其他均不涉及這兩處方言。所以本文所謂的「吳語」包括除去宣州片的吳語和具有爭議的嚴州片。

本文的方言地圖主要根據曹志耘 (2008a; b) 重新繪製而成。文中所引材料若無說明，一律為筆者本人田野調查所得。

下面首先對六個詞彙、語法項進行詳細分析，之後再討論官話與吳語相互接觸的機制和模式等問題。

2. 名詞

2.1 「東西」{物品}

2.1.1 地理分佈

根據曹志耘 (2008a: 119), 吳語表示{物品}的詞主要有兩大類: 一類是「物事」類 (包括永嘉的「物色」和淳安的「物件」), 北邊主要分佈於蘇南、上海、嘉興, 南邊主要分佈於台州東南部、整個溫州地區以及麗水的慶元、青田等地。另一類是「東西」(包括武義的「東西兒」), 分佈於吳語的其他地區。「物事」與「東西」在吳語中呈現 ABA 的分佈樣態。

其中「物」類在宣州片吳語和徽州地區中也有分佈 (曹志耘 2008a: 119)。如宣州片中, 太平和青陽都說「物嘢」, 石台說「物」; 表 1 是引自趙日新 (2009) 一文的徽州方言材料:

表 1. 徽州方言{物品}義詞

績溪	歙縣	屯溪	休寧	黟縣	祁門	婺源
物事	物事	物/物事	物/物事	物	物/物事兒	物
mɔʔ ³² sɿ ²²	mɛ ³³ sɿ ³³	mɔ ³¹ /mɔ ³³ sɿ ¹¹	mɔ ³⁵ /mɔ ³⁵ sɿ ³³	mau ³¹	ma ³³ /ma ³³ ɕin ³³	mɔ ⁵¹

{物品}義名詞在吳、徽語的分佈情況如圖 2 所示:

從圖 2 可以看出, 如果加上徽語, 那麼「物」類{物品}義詞在吳、徽語中的分佈可以看成是呈現對「東西」的近似「周圍分佈」。

2.1.2 歷史演變

我們認為吳、徽語早期使用「物」類詞 (主要是使用「物事」) 表達{物品}, 「東西」這個詞是宋室南渡之後帶入吳語的。

認為「物(事)」是吳、徽語的固有成分, 有以下幾方面的證據:

第一, 從漢語史發展來看, 早期漢語都使用「物」或「物事」。徐時儀 (2010) 指出, 「物」「事」同義並列組成「物事」表示「物品、東西」, 漢代已經出現, 到唐宋時期, 「物事」使用漸廣。由於徐時儀 (2010) 已經指明早期的南方作品使用「物(事)」, 所以我們認為早期吳語也主要使用「物事」。

第二, 從地理分佈來看, 在吳語內部「物事」與「東西」呈現 ABA 分佈, 在吳、徽語中呈現近似的周圍分佈。曹志耘等 (2000: 285) 在討論處衢片吳語時, 已經指出處衢片的「東西」是北方官話的借詞; 曹志耘、秋谷裕幸 (2016: 445) 根據這個地理分佈做出推測: 「吳語原來都說『物事』, 後來從北方進來『東西』, 原來的『物事』只保存在周邊的地區。」我們贊同此觀點。

第三, 在使用「東西」的方言中, 還能看到「物事」的痕跡。從曹志耘 (2008b) 可以看出不少杭嘉湖方言「什麼」說「何事」, 例如筆者調查到德清^{乾元}、德清^{新市}、余杭^{臨平}分別說 a²¹zɿ³³、u⁵⁵zɿ³¹和 goʔ¹¹zɿ⁵³, 均由「何物事」省略其中的「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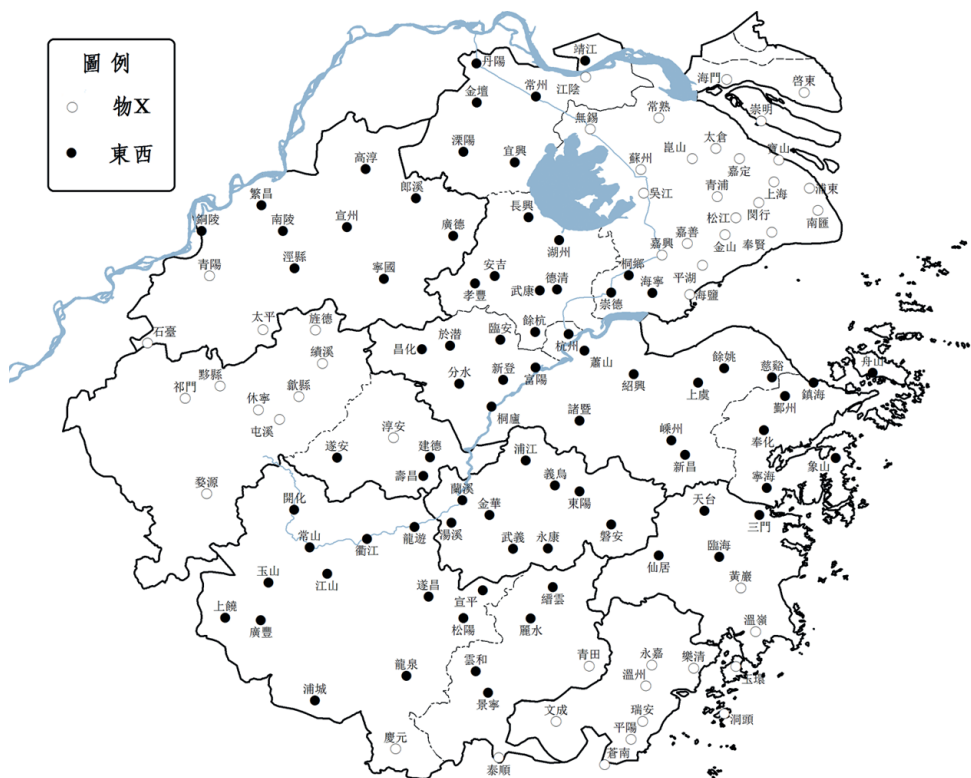


圖 2. 吳、徽語的{物品}義名詞

發展而來。這些方言表{物品}都用「東西」，存在「何事」表明早期使用「物事」類詞表示{物品}。紹興話中用「肚裡物事」一詞表示「內臟」之義，桐鄉方言用「補物事」表示「補品」，上虞方言打趣之時用「好物事」表示「好東西」，三地均用「東西」表示{物品}，「物事」作為構詞語素仍然保留在這些詞中。

第四，曹志耘等 (2000: 285) 指出，處衢片的常山、玉山「東西」的「西」不讀陰平，而讀陰去，調類不對應，作者認為這種不對應可以看做是「東西」為處衢片中非固有詞的一個旁證。我們同意這種說法，「東西」是作為整體進入常山、玉山的，原來的語音形式一併被借入了。

曹志耘、秋谷裕幸 (2016: 445) 認為「東西」進入吳語經歷了「江蘇、安徽→杭州→寧波/浙南」的路線，並認為這是官話方言侵入吳語區的路線之一。這是從地緣接觸模式的角度考慮官話對吳語的影響，但是我們認為江蘇、安徽的官話恐怕很難影響到浙江的省會杭州，官話對吳語的影響更主要是通過永

6. 三音節疑問代詞省略中間音節的現象，在吳語中有平行例證，如紹興話、寧波話「什麼」叫「啥西」，來源於「啥東西」省略中間音節。

嘉南渡、宋室南渡兩次大的移民運動以及歷代權威官話對吳語的控制而達到的，進一步的討論見 5.2 節。「東西」應該是隨著宋室南渡進入吳語的，下面來進一步論證「東西」為宋室南渡帶入吳語的可能性。

漢語史研究表明，「東西」在元代已經非常常用（鄭張尚芳 2007b；楊琳 2012）。以下是元代{物品}義「東西」的例證：

- (1) 主人家的東西，休錯拿了去。 (《原本老乞大》)
- (2) 但犯著吃黃蠶者，不是好東西。 (馬致遠《青衫淚》第3折)

此外，表{物品}義的「東西」還見於《簡帖和尚》中，例如：

- (3) 婆子道：物事自賣在人頭，未得錢。……官人道：尋常交關錢物東西，何嘗推許多日？

《簡帖和尚》這個話本《也是園書目》列於「宋人詞話」類，但也可能經元人修改過。除此而外，沒有確切見於元代之前文獻的例證。⁷ 不過可以認為「東西」表{物品}義最晚宋代就已經產生了：一方面，由於「東西」指什物在元代已經非常常用，所以鄭張尚芳 (2007b) 就已經斷言，最晚宋代也應已誕生；另一方面，汪維輝 (私人交流) 認為，從例 (2) 可以看出，在元代「東西」已經可以指人，可見其功能已經非常發達，所以其歷史應該已經比較悠久，在宋代的口語中已經使用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認為「東西」是隨著宋室南渡進入吳語的，它以杭州為中心向四周擴散。明清時代，江蘇的江淮官話也從北往南將「東西」一詞滲透進臨近常州一帶的吳語。從「東西」在吳語區的廣泛分佈可以看出，兩股力量已經彙集成了合力。

7. 楊琳 (2012) 指出：「東西」一詞在五代兩宋時期有了泛指事物的用法。例如：

- (i) 中間或有兄弟房從及至姻親懺恹，稱為主記者，一仰舍主宋欺忠及妻男臨近穩便買舍充替，更不許異語東西。(敦煌文獻 P. 3331《丙戌歲十一月十八日兵馬使張骨子買舍契》)
- (ii) 或留通身東西，仰兄留慶、弟盈達等出面填還，更不許道說東西。(敦煌文獻 P. 3472《徐留通返還絹三匹半于鄧上座契》)
- (iii) 顧倩人力及幹當人，如解庫掌事，貼窗鋪席主管，酒肆食店博士、鑼頭、行菜、過買、外出兒，酒家人師公、大伯等人，……俱各有行老引領，如有逃閃，將帶東西，有元地腳保識人前去跟尋。(南宋吳自牧《夢梁錄》卷十九《雇覓人力》)

不過方一新 (私人交流) 認為，唐宋時期「東西」還可以表示「外出、逃走」的意思，上邊幾例也是這個意思。

2.2 「項頸」{脖子}

2.2.1 地理分佈

根據曹志耘 (2008a: 63)，吳語區{脖子}義詞主要有三類：

第一，「頭頸(骨)」類，主要分佈於吳語大部分地區。曹志耘 (2008a: 63) 寫作「頭頸」，不過前字的本字頗可懷疑。汪維輝 (2016) 認為這一類說法在吳、徽語區基本上呈大面積連續分佈，這樣的分佈特徵意味著它們有共同的來源，文章推測原始形式應該是「脰」而不是「頭」，理由如下：第一，南邊毗鄰的大片閩語區正是「脰」系，而且其中位於交界處的浙江慶元吳語和福建浦城吳語就是「脰頸」，因為這兩個方言能區分前字的濁平和濁去；第二，在各地方言眾多的{脖子}義複音詞中，前字用「頭」的沒有第二例；第三，而使用「頭頸」的方言，可能是因為不知道「脰頸」的理據，而受到了「俗語源」的影響讀成了陽平調。汪文的語音證據極具說服力，除了慶元和浦城，曹志耘、秋谷裕幸 (2016: 416) 指出，上海、湯溪、蘭溪^{諸葛}、磐安、東陽、永康、休寧、遂安、壽昌等地根據連調規則，只能來自陽去調的「脰」；陶寰(私人交流)指出，松江話{脖子}叫 [du¹³⁻²²ciŋ⁴⁴⁻²²]，前字也體現了陽去的變調規則；再如富陽方言{脖子}叫 [dei²¹²⁻¹¹tciŋ⁴²⁴⁻³⁵] (盛益民、李旭平 2018: 189)，前字也體現出了陽去的變調規則。可見吳語{脖子}叫「脰頸」的地區分佈非常廣泛，是這一類的本字，而說「頭頸」則是「俗語源」的結果。不過由於本字問題不會影響本文結論，下文寫作「頭/脰頸」。

第二，「項頸」，主要分佈於浙江境內，包括：原紹興府的紹興、蕭山、上虞、諸暨，原金華府的金華、浦江、義烏、武義，原麗水府的麗水、縉雲、松陽、景寧、雲和，原衢州府的城區，原信州府的上饒、廣豐。這個詞的地理分佈有一個很重要的共同點，即：位於府治所在地或者其周邊地區。

第三，「頸 X」類，包括「頸項」(靖江)、「頸脖(子)」(崇明)、「頸根」(丹陽、常州、宜興、溧陽等)、「頸骨」(海門、昆山等地)、「頸頸」(常熟)等詞形。這一類形式與鄰近江淮官話比較近似。⁸

三類不同詞形在吳語中的分佈可以見下圖：

8. 二、三兩類雖然比較接近，不過有兩點理由讓我們相信兩者的「項」並無關係：一方面，江淮官話一直到西南官話都說「頸項」，而吳語說的是「項頸」，語素的構成語序不同；另一方面，吳語說「項頸」的地區在浙江中部，與江淮官話地理上也相距較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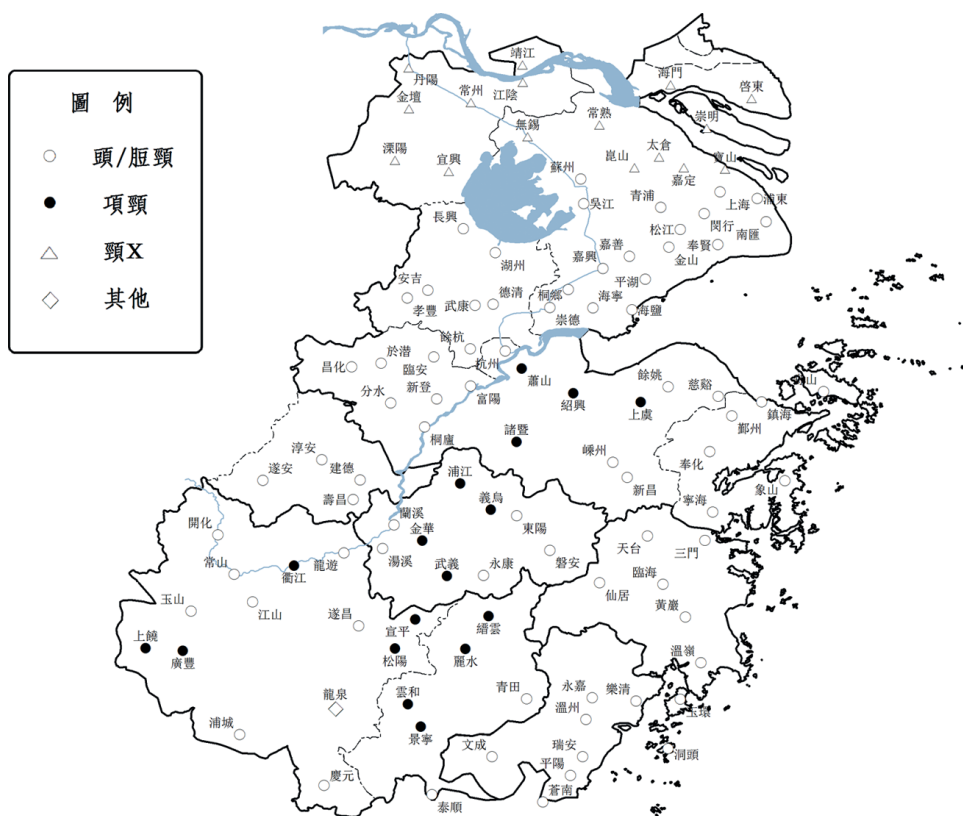


圖 3. 吳語的{脖子}義名詞

從地圖上看,「頭/脰頸」對「項頸」呈現周圍分佈。

2.2.2 歷史演變

孫凱 (2014)、汪維輝 (2016) 都考察了漢語中{脖子}義詞在方言中的共時分佈以及歷史演變。兩篇文章都發現,漢語方言中使用「項」的主要有三塊地區:關中及晉陝兩省的黃河沿岸,長江流域的西南、江淮官話,浙江中西部地區的吳語。

吳語用「項」與官話中分佈呈遠隔分佈。曹志耘、秋谷裕幸 (2016: 417) 認為「項頸」是吳語的創新說法,不過作者認為無法解釋「項頸」的「項」的來源,因為周邊方言中找不到包含著「項」的說法。汪維輝 (2016) 也認為「項」的這種遠隔分佈是個謎,文章提出兩種可能性:一種是吳語的腹地曾經也使用「項」,跟江蘇境內的江淮官話同源,這之間的「頸」是後起的;另一種可能是吳語地區的「項」是後來從北方引進的,相對於周邊的「頸」,是個新成分。本文贊同汪維輝 (2016) 的第二種可能性,並明確認為「項」是宋室南渡之後帶入吳語區的官話成分。

認為「項」是進入吳語的官源成分,證據如下:

第一，在周密的《武林舊事》中，表{脖子}只用「項」，而無「頸」。全書「項」出現兩次，一次為「項帕」（元夕），一次為「鵝項」（蒸作從食）。這兩個例子中「項」都是作為構詞語素，可見當時的臨安官話「項」用得非常普遍。

第二，汪維輝(2016)指出唐宋北方方言主要用「項」。根據曹志耘(2008a: 63)，關中地區的中原官話至今仍主要使用「項」，所以我們推測中原一帶早期也是使用「項」的，後來隨著「脖」的興起與推廣(盛益民 2010)，才為「脖」所替代。鄭張尚芳(2007a)認為可以從浙江的文讀層觀照官話的語音史；同樣的，進入吳語區的官話詞彙、語法成分也能反觀早期中原官話核心地區的方言狀況。

第三，從地理分佈上看，「項頸」這種形式主要沿著錢塘江分佈，只分佈於紹興、金華、衢州(衢江)、麗水、信州(上饒)各府的府治及周邊一帶，而且為「頭/脰頸」所包圍。這種分佈也只能從臨安官話對周邊各府的行政控制上得到解釋。

第四，在使用「項頸」的部分地區，也仍能見到「頭/脰頸」的痕跡。例如在紹興話中，{脖子}使用「項頸」，但是「頸部的骨頭」說「頭/脰頸骨」[dɿ¹³¹⁻¹¹ tɕin⁵³⁻⁵⁵ kuoʔ⁵⁻³¹]。我們認為早期吳語一律使用「頭/脰頸」，後來「項頸」成了紹興等地表示{脖子}的主導詞，「頭/脰頸」只是作為構詞語素存在了。

杭州話現在不用「項頸」，而用「頭/脰頸」(鮑士杰 1998)。汪維輝(2016)提到宋人話本《碾玉觀音》裡記有杭州的地名「鵝項頭」，認為原先的杭州本地話應該是說「項」的。我們贊同這種說法。上文指出周密的《武林舊事》只使用「項」，大概可以作為這方面的證據。至於現今杭州說「頭/脰頸」，也許很可能是之後嘉湖一帶人群迴流而對杭州方言影響的結果。

吳語「項頸」的相關構詞問題，5.1.1.2 節將會有進一步詳細的討論。

3. 動詞

3.1 「立」{站立}

3.1.1 地理分佈

根據曹志耘(2008a: 134)「站_{~起來}」一圖，吳語表示{站立}⁹的詞形可以分為五類：

第一類是「倚」，¹⁰ 主要分佈於整個南部吳語及一大部分北部吳語；¹¹

9. 賈燕子(2015)指出，{站立}(原文用{起立})概念域包含兩個部分：一部分表示站起的行為，指身體由坐臥蹲跪等體位較低的位置向上運動到直立體位較高的動態過程；一部分表示站立的狀態，指身體直立的狀態，是一種靜態的身體姿勢。雖然曹志耘(2008a: 134)考察的對象只有「站_{~起來}」，也即動態的站起的行為，不過並不會對本文的討論有所影響。

10. 吳語的這個{站立}義詞，錢乃榮(1992a)認為本字是巨代切的「隄」；而汪維輝、秋谷裕幸(2010)則從音韻的角度證明本字應該是渠綺切的「倚」，曹志耘(2008a: 134)也寫作「倚」。當然，趙日新(2003)認為「隄」和「倚」是不同地區或不同時代的人所造的兩個同音同義字。由於吳語作品中多用「隄」表示{靠}，所以本文選擇「倚」表示{站立}。

11. 原圖德清{站立}用「立」，不過根據筆者調查，德清_{乾元}老派也使用「倚」ge⁴。

第二類是「立」，分佈在杭州以北和以東的太湖片吳語中，主要是圍繞杭州、紹興、寧波、湖州、嘉興、上海、蘇州等中心城市分佈；

第三類是讀 η - 聲母的「陞」，¹² 主要分佈於紹興、寧波一帶的非中心城市；

第四類是「拉」，主要分佈於海鹽、海寧等地，大概是嘉興南部地區的創新；

第五類是其他形式，包括「站」（金壇）、¹³「撐」（靖江）等，其中「站」只分佈在靠近江淮官話的區域，很明顯是受江淮官話影響的結果。

吳語{站立}義詞的分佈如圖 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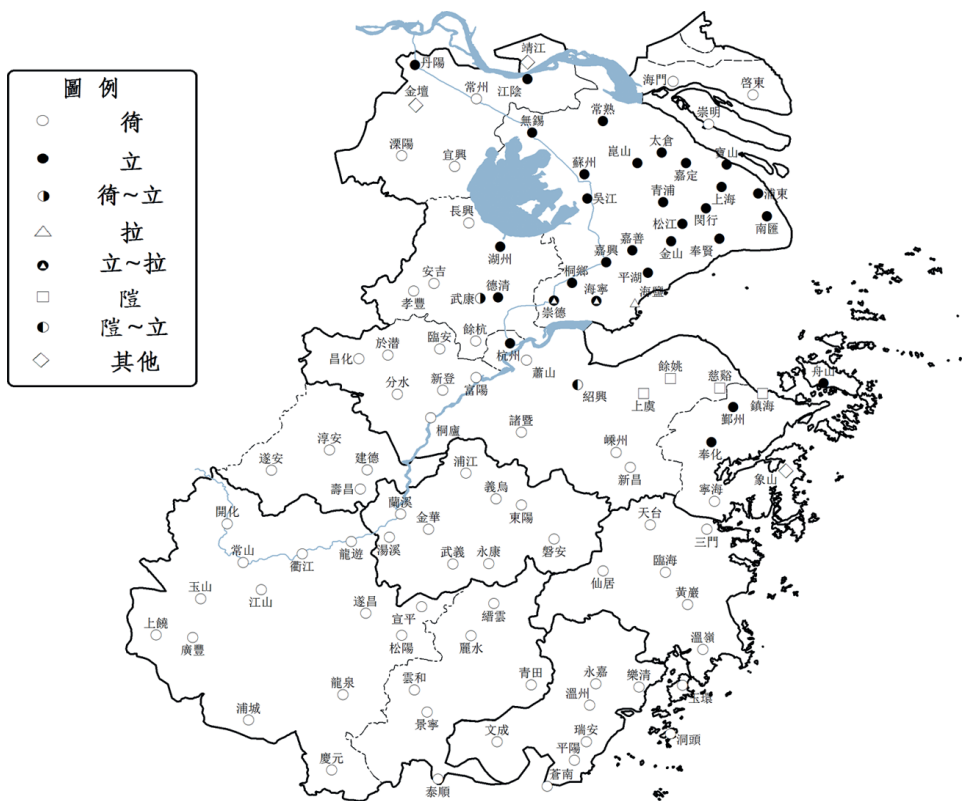


圖 4. 吳語的{站立}義名詞

從圖中可以看出，「倚」對「立」基本上可以看做是呈現周圍分佈。

12. 汪維輝、秋谷裕幸 (2010) 認為本字是《廣韻》讀「牛哀反」的「陞」。筆者認為還可有另外一種可能性：本字仍為「倚」，只是由於其與表示「靠」的「陞」發生了同音衝突，因而將聲母改成了 η -。這個問題容另文討論。

13. 原圖認為象山也用「站」。不過據筆者調查，象山{站立}說 [tsɛ⁵³]，來源於中古清聲母，本字待考，但不可能是中古濁聲母的「站」。本文一併歸入其他類。

3.1.2 歷史演變

汪維輝、秋谷裕幸 (2010) 對於漢語史中{站立}義詞的歷史已有非常充分的研究，文章已經很好地證明，上古、中古時期(唐以前)「立」、「倚」南北對立，長江以北說「立」，長江以南說「倚」，「倚」的北域至少抵達長江流域。「倚-立」大體呈南北對立的一個有利證據是：在南北朝時期，南朝作品中當{站立}講的「倚」屢見，而北朝作品中則罕見。文章同時指出，宋代以後，文獻中很少有用「倚」表示{站立}的，同時唐宋以後，「立」也一直往南擠壓，佔據了「倚」的部分地域。

我們認為吳語早期的固有形式也是「倚」，「立」很明顯是隨著宋室南渡進入吳語區的。下面具體證明：

第一，汪維輝、秋谷裕幸 (2010) 指出南朝作品中當{站立}講的「倚」屢見，表明那個時候江南一帶主要使用「倚」，所以吳語所使用的官源詞「立」不可能是永嘉南渡帶來的。同時，吳語臨近的江淮官話使用「站」表示{站立}，所以「立」也不能是江淮官話對吳語的影響。

第二，從吳語內部的地理分佈上看，「倚」對「立」呈周圍分佈，而「立」主要分佈在以杭州為中心的杭州灣兩側，且以府治為中心分佈，這種地理分佈也只能從宋室南渡對吳語的影響上得到解釋。

第三，從整個漢語方言的情況來看，根據曹志耘 (2008a: 134)，使用「立」的兩大區域是北部吳語和中原一帶，由於臨安官話導源於宋代的中原官話，因此這種大範圍的 ABA 分佈也正好從宋室南渡對吳語的影響上得到很好的解釋。

第四，在不管是靜態的站立，還是動態的站起來，紹興_{柯橋}話一律使用「立」，但是紹興_{柯橋}話有個詞「直行直倚」[dʒeɪ²⁻¹¹ɦaŋ]¹³¹⁻⁵⁵ dʒeɪ²⁻¹¹ge³¹⁻⁵³]，用「直行直立」來表示「直來直去」的意思。從這個詞中可以看出，早期柯橋話也應該使用過「倚」，「立」成了{站立}的主導詞之後，「倚」只作為構詞語素在紹興_{柯橋}話中存在。

第五，在使用「倚」的吳語區人打官腔時，{站立}都用「立」，這也表明「立」本就是一個官話成分。

所以我們認為早期吳語主要使用「倚」，「立」是宋室南渡帶入吳語的官源詞。

3.2 「穿」{穿著}

3.2.1 地理分佈

根據曹志耘 (2008a: 79)「穿_鞋」這幅地圖，吳語區主要使用「著」和「穿」表達{穿著}義。

「著」主要分佈於兩塊區域：浙北蘇滬嘉地區以及南部吳語地區。而「穿」也分佈於兩大塊地區：杭州附近的杭州、紹興、寧波地區，靠近江淮官話的常州地區。

兩者的具體分佈如圖 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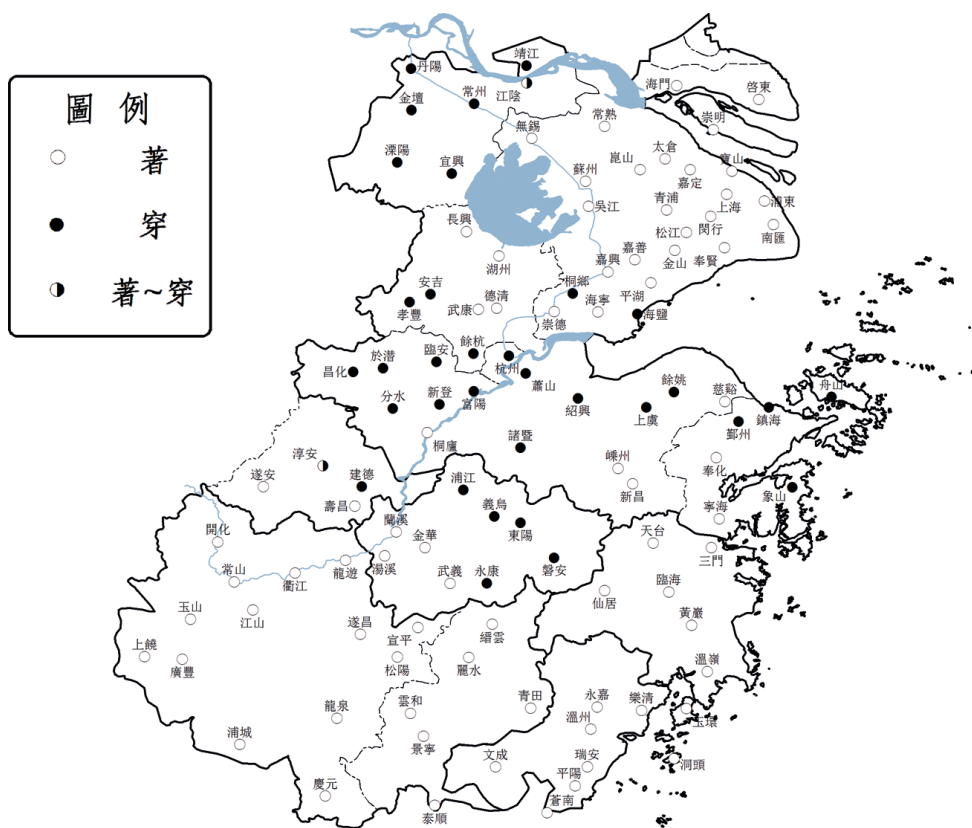


圖 5. 吳語的{穿戴}義名詞

從地圖可以看出，「著」與「穿」在地理上呈現 ABAB 的分佈樣態。

3.2.2 歷史演變

我們認為「著」是吳語區的固有詞，而「穿」是宋室南渡帶入吳語的成分。

先來看漢語史中{穿著}義詞的歷史。汪維輝 (2000: 106–118) 指出，上古漢語穿衣服鞋襪及戴帽子統稱為「服」，同時也可以用「衣」(讀去聲)表示「穿衣服」，用「冠」(讀去聲)表示戴帽子，「履」表示穿鞋；而「著」¹⁴ 始見於戰國，但是西漢之前用例不多，至遲到東漢「著」替代了「服」，發展成為表示穿戴最常見的通用動詞。

而用「穿」表示{穿著}義詞，王力 (1983) 認為較早見於宋元話本；祝敏徹、尚春生 (1984) 舉出敦煌變文中的例子，例如：

(4) 老母便與衣裳，穿著身上。

(《舜子至孝變文》)

14. 漢語史中字形也寫作「着」、「箸」等，本文一律統一為「著」。

將「穿」表{穿著}義提前到唐代；而蔣紹愚 (2005: 298-299)、李倩 (2009) 等認為「穿」表示{穿著}義始於隋唐時期，金穎 (2008) 更是發現在東晉的翻譯佛經中已有{穿著}義的「穿」出現。不過，金穎 (2008)、李倩 (2009) 都指出，「穿」要到兩宋之交用例才漸多；到元代，白話作品中「穿」已經基本上替代了「著」。

我們認為早期的吳語都使用「著」表示{穿著}，證據如下：

第一，「著」與「穿」在吳語中呈現 ABAB 分佈。曹志耘、秋谷裕幸 (2016: 447) 已經明確指出，可以根據這種分佈推測早期吳語原來都說「著」。我們贊同這一觀點。

第二，有些方言點存在城鄉差別。據汪維輝 (私人交流) 告知，寧波市區用「穿」，但所轄的一些偏遠山區 (如鄞州區的西部山區，如樟村等地) 還說「著」而不說或少說「穿」，這也說明寧波市區的「穿」是後來借入的。

第三，「著」通過詞義分工或者語素降級保留在一些詞彙當中。根據盛益民、李旭平 (2018: 234)，富陽話{穿著}義動詞用「穿」，但在罵人時可用「著」表示{穿著}義，屬於詞義的貶損化 (degeneration，參 Campbell 2004: 260-261)。而在{穿著}用「穿」的紹興話中，可用「衣著」表示「服飾」義，也是紹興曾經使用過「著」的例證。

第四，有典型南朝方言背景的著作，如南朝梁陶弘景的《周氏冥通記》等，就使用「著」表{穿著}。

關於官源成分進入吳語的方式，曹志耘、秋谷裕幸 (2016: 446) 認為可以根據方言地理分佈認為來源於安徽省的方言。由於至今沒有可靠的證據證明安徽的方言對吳語會產生這麼大的影響，甚至已經影響到了浙江的省會杭州等地，所以我們對這種說法不敢苟同，進一步請參 5.1.1 節的討論。我們認為至少浙江中部地區的「穿」是在宋室南渡之後就開始進入吳語區的，之後就在杭州一帶擴散，於是形成了現今吳語地區呈現「著」與「穿」的 ABA 分佈。而蘇南與江淮官話接壤地區的「穿」，倒有可能是受江淮官話影響的結果。兩個因素相互疊加，形成了「穿」與「著」在吳語中 ABAB 的分佈樣態。

4. 虛詞和語法結構

4.1 疑問代詞「多少」

4.1.1 地理分佈

根據曹志耘 (2008b: 18)，吳語表示「多少」的數量疑問代詞主要有三類表達形式：

第一，「幾」類，包括「幾許(兒)」¹⁵ (蘇州、上海一帶以及金華等地)、「幾俅」(溫州地區以及麗水部分地區)、「幾多」(主要是靠近贛語區的上饒、玉山、廣豐及浦城，大概是受贛語的影響) 等形式。

15. 關於吳語「幾許」本字的考證，可參潘悟雲、陶寰 (1999)、劉丹青 (2015) 等著述的考察。

第二,「多少」,主要分佈在兩大塊區域中:杭州一帶的浙江中部地區,¹⁶蘇南靠近江淮官話的原常州府地區。

第三,「紹-些」,只分佈於天台。

具體的形式可見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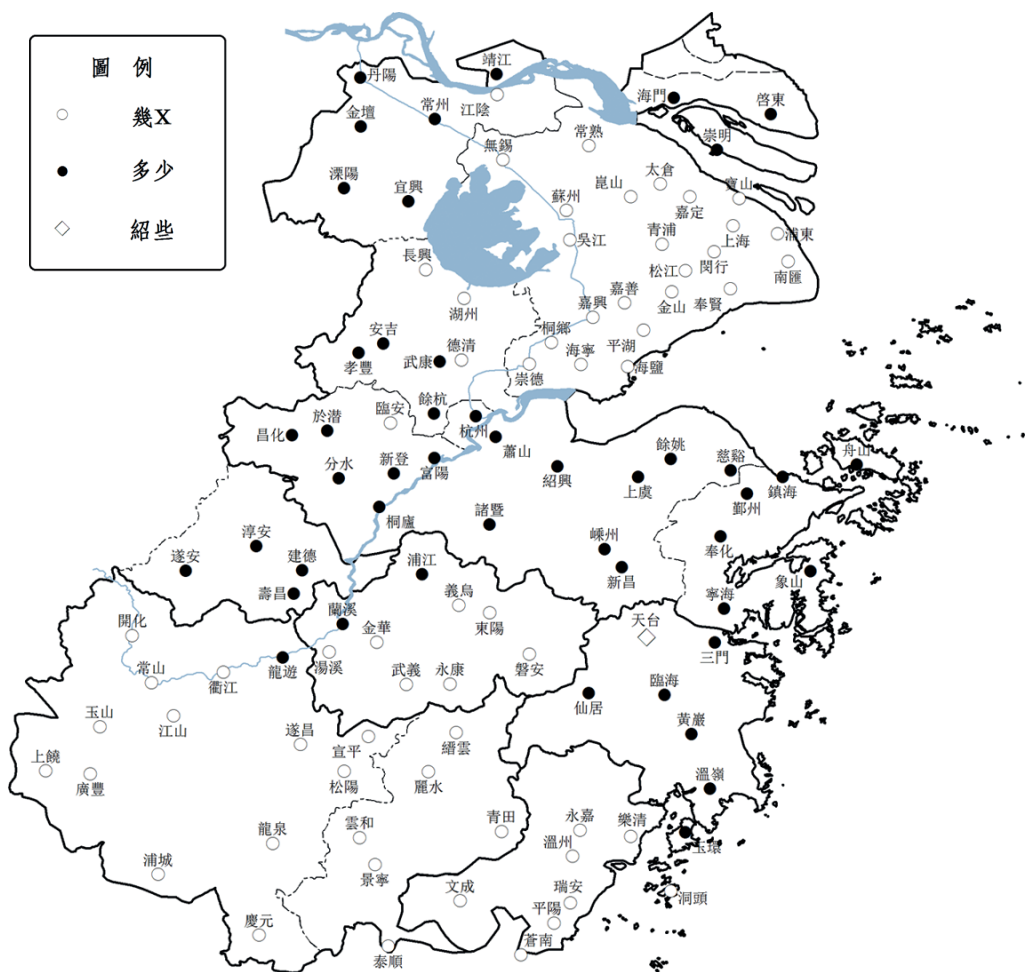


圖 6. 吳語的數量疑問代詞分佈圖

從圖中可以看出,「多少」與「幾」系列在吳語中又呈現出 ABAB 的分佈樣態。

16. 原圖顯示溫州樂清、瑞安兩地也用「多少」。不過根據筆者調查,兩地更地道的說法是「幾俚」,與其他溫州方言一致。圖 6 對此做出了調整。

4.1.2 歷史演變

我們認為「多少」是宋室南渡之後帶入吳語的，下面具體論述。

先來看漢語史中「多少」的歷史發展。呂叔湘(1985)、柳士鎮(1992)、俞理明(1993)、吳福祥(1996)、董志翹(1997)、馮春田(2000)、方一新、曾丹(2007)、鄧軍(2008)、董淑慧(2010)等著述都有論述。其中關於「多少」成詞的時代，有較大爭論，原因在於這其中涉及到判定「多少」是短語還是詞的問題。俞理明(1993)認為疑問代詞「多少」始於西晉譯經；柳士鎮(1992: 189)則認為是六朝時代產生的，它的功能是詢問數量；而吳福祥(1996: 99–102)、馮春田(2000)的觀點則較審慎，認為「多少」成詞始於唐朝。

即便「多少」也許在魏晉時期就已經產生，我們依舊認為早期吳語都用「幾」系列問數量，「多少」更有可能是宋室南渡之後進入吳語區的，理由如下：

第一，從地理分佈上看，「幾」系列與「多少」在吳語中呈現 ABAB 分佈，如果是永嘉南渡帶來的，那麼主要應該從北往南影響，而不太會像現在這樣「多少」主要分佈於杭州附近的吳語中部地區。

第二，從整個漢語方言的情況來看(曹志耘 2008b: 18)，長江以南的方言基本上不用「多少」：沿海閩語主要用「若夥」等「若」系疑問代詞，粵語、贛語、客家話主要用「幾多」，西南官話和湘語用「好多」。這表明南方方言都不使用「多少」，「多少」是北方官話的創新。

第三，根據魏培泉(2004: 263–266)，魏晉南北朝的文獻中，問數量主要是用「幾許」，而「多少」在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也主要是表示不定量而很少有表真性疑問的用法。由此也可以看出，在以江東方言為主的南朝文獻中，主要使用的是「幾許」，吳方言的問數量的「幾許」也正是從古江東方言中繼承下來的。

所以，我們認為至少浙江中部地區的「多少」是官源成分，是宋室南渡之後隨北方移民帶入吳語的，不可能是晉室南渡影響吳語的結果。至於江淮官話臨近地區的「多少」，則大概是之後受臨近江淮官話影響的結果。

4.2 反復問「V-neg-V」

4.2.1 地理分佈

根據錢乃榮(1992a)、游汝杰(1993; 2005b; 2012)以及曹志耘(2008b: 101)，吳語反復問句主要有「K-Vp」、「V-(neg)-V」和「V-neg」等三種類型，不少方言並用其中的幾種形式。

根據曹志耘(2008b: 101)，吳語區反復問句的地理分佈如圖 7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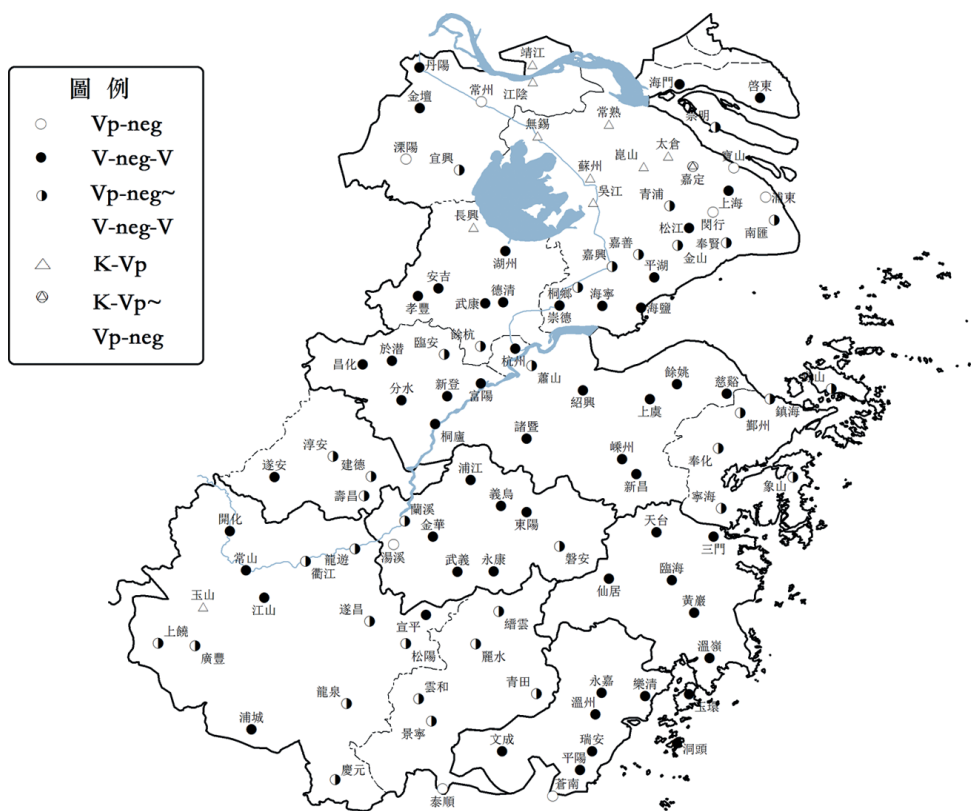


圖 7. 吳語的反復問句分佈圖

從圖中可以看出，純粹使用「V-neg-V」及其省縮形式「V-V」的，主要是原紹興府、杭州府、湖州府、金華府、台州府等地，以吳語中部地區為主。

4.2.2 歷史演變

對於吳語反復問的時間層次問題，學界仍有爭論：游汝杰(1993)認為，「V-neg」是吳語反復問最早的形式，「V-(neg)-V」較晚，而「K-Vp」最新；¹⁷而張敏(Zhang 2000)認同「V-neg」是吳語反復問最早的形式，但是認為「K-Vp」較晚，是永嘉南渡時影響蘇州一帶吳語的，「V-(neg)-V」則是唐代之後才興起的結構。不過認為「V-neg」是吳語反復問最早的形式，則沒有爭議。

而對於吳語區「V-neg-V」結構的來源，張敏(1990)在其研究對象中發現只有杭州、紹興、嵊縣、諸暨四個點純用「V-neg-V」，並做出推測：「由於南宋偏安杭州造成的杭州話『半官話』的性質是盡人皆知的事實，而杭州以南的紹興、諸暨、嵊縣三處自唐置越州以來直至清末均屬於同一個二級政區所轄。浙江

17. 陶寰(私人交流)認為，蘇州府一帶的 K-Vp 問句是受江淮官話影響的結果。

吳語裡的這一塊『例外地區』是否與此有關，值得深思。」游汝杰 (1993) 將推測坐實，明確提出吳語區的「V-neg-V」結構是宋室南渡之後帶到吳語。

針對游汝杰 (1993; 2012) 等認為杭州話的「V-neg-V」是宋室南渡帶入吳語的觀點，汪化雲 (2014) 提出了不同的意見，文章認為「V-neg-V」不是宋室南渡帶到吳語的，提出了兩點理由：

第一，吳語的「V-neg-V」在浙江的分佈範圍很廣，雖然杭州方言反復問句的格式與開封方言和宋代的一些用例相同，但也與紹興、蕭山一帶的中部吳語一致，很難說就一定是來自宋代官話或開封方言。

第二，杭州方言用否定主觀意願的「不」構成「有_不有」表示反復問，這不同於北方官話，例如：

(5) 他有_不有鈔票？他有沒有錢？

(6) 飯有_不有燒好？飯有沒有做好？

我們認為汪化雲 (2014) 的兩點理由不足以推翻游汝杰 (1993; 2005b; 2012) 等認為「V-neg-V」是宋室南渡帶到吳語區的觀點。下面先對汪化雲 (2014) 的兩個理由做一回應：

對於第一點，我們認為不能拿其他吳語也有「V-neg-V」作為其非宋室南渡所影響的證據，其實浙江其他地區使用「V-neg-V」反倒是宋代臨安官話影響吳語之後擴散的結果。第一，漢語史研究表明，「Vp-neg」是歷史層次最深的一種反復問結構，在上古漢語中就已經存在 (張敏 1990; Zhang 2000)。在東南方言中，余靄芹 (Yue-Hashimoto 1991) 認為閩語反復問的固有形式是「Vp-neg」，「V-neg-V」是受官話影響的非固有結構；吳福祥 (私人交流) 認為，基本上整個南方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的「V-neg-V」都是官話擴散的結果。而漢語史中「V-neg-V」產生於隋唐時代，可以看做是官話地區的創新 (張敏 1990; Zhang 2000; 吳福祥 2008)。游汝杰 (1993) 指出，反映溫州話的南戲作品《張協狀元》有 6 例「Vp-neg」而只有 1 例「V-neg-V」，元本《琵琶記》(作者溫州人) 也是「Vp-neg」有 13 例而「V-neg-V」只有 3 例，這很好地說明了當時「V-neg-V」是新興句式。

第二，在不少使用「V-neg-V」的方言中，還存在「Vp-neg」的形式。盛益民、李旭平 (2018) 指出，富陽方言一般的反復問用「V-neg-V」提問，而表已然則用「Vp-neg」提問；根據筆者調查，蕭山話也是如此，對已然進行提問用「Vp-neg」形式「Vp-未[m⁶]」。例如：

(7) 富陽方言：

a. 爾有勿有感冒藥？你有沒有感冒藥？

b. 爾作業做好未[m⁶]？你作業做好了沒？

(8) 蕭山方言：

a. 葛本書好勿好？這本書好不好？

b. 爾飯吃好未？飯吃好了沒有？

吳語早期的反復問結構「Vp-neg」作為一種殘存形式還保留在富陽、蕭山兩地的已然反復問中。

第三，根據游汝杰 (1993) 和曹志耘 (2008b: 101)，吳語中只有「V-neg-V」結構最密集分佈的就是原杭州府及其臨近的原紹興府、金華府中。從臨安官話對吳語的影響這個角度，可以很好的解釋這種地理上的分佈。

而對於第二點，我們認為這恰恰是證明「V-neg-V」不是吳語固有結構的有力證據。從「V-neg-V」問句的歷史來看，張敏 (1990) 認為由 V 與 Neg-V 構成的並列選擇問句經過刪除 (刪除關聯詞、語氣詞或重複成分) 發展而來。如果「V-neg-V」是吳語固有的，那麼就會按照其產生之初的構成方式，由 V 與 Neg-V 並列構成，就像大部分官話用「有」及其否定形式「沒有」構成「V-neg-V」結構「有沒有」那樣；正因為「V-neg-V」這種結構是從官話進入吳語區的，所以吳語區的使用者只知道這是一種構式，根據類推創新出了「有冇有」「有勿有」這樣的說法。這也正是接觸過程中不完全習得 (imperfective acquisition) 的體現。5.1.2 節將從語言接觸的演變機制角度對這個問題做進一步討論。

本文進一步論證了游汝杰 (1993; 2005b; 2012) 的觀點，吳語的反復問句原本使用「Vp-neg」，「V-neg-V」是宋室南渡帶入吳語區的。

5. 宋室南渡與方言接觸機制、接觸模式

宋室南渡給吳語區帶來了官話成分，於是在吳語區形成了官話與吳語的方言接觸問題。下面先具體討論吳語和官話接觸背後的相關演變機制，然後指出漢語方言中存在的兩種不同接觸模式。

5.1 接觸機制

接觸引發的語言演變主要表現在語言成分從一種語言移入 (transfer) 另一種語言。根據 Heine & Kuteva (2003; 2005)，可能發生遷移的語言成分有下面幾種：① 形式，即語音形式或語音形式的組合；② 意義 (包括語法意義或語法功能) 或意義的組合；③ 形-義單位 (即語素) 或形-義單位的組合；④ 句法關係，即意義成分的語序。Heine & Kuteva (2003; 2005) 把①③兩類的遷移叫做「借用」(borrowing)，把②④兩類的遷移叫做「語法複製」(grammatical replication)。

下文先討論詞彙借用，再討論語法借用和語法複製。

5.1.1 詞彙借用

官話的詞彙主要是通過借用¹⁸的方式進入吳語中的。借入的官源成分與原來的固有成分在一個語言/方言系統中就會發生競爭，競爭的結果主要有三種：固有成分抵制了外來成分的入侵，外來成分取代固有成分造成詞彙替換，外來成分與固有成分發生妥協。後兩種情況與本文直接相關，下面分別討論。

5.1.1.1 詞彙替換與底層干擾

官源詞由於是由權威官話帶來的，因此對固有詞就很容易直接替代。本文討論到的「東西」對「物事」、「穿」對「著」、「立」對「倚」、「多少」對「幾許」等都是直接替代的結果。當然，被替代的主要是自由使用的詞，固有成分還可能降級為語素保留在方言中，如紹興_{柯橋}話的「肚裡物事」「衣著」「直行直倚」等就降級保留了吳語的固有形式。

對於「多少」這樣的語法性詞彙而言，還涉及到底層干擾問題。每個詞都有其在自己系統中的價值，「多少」在官話和「幾許」在吳語中的功能不同。「多少」進入吳語之後替代了固有成分「幾許」，吳語區使用者接受了這個詞，但是受母語負遷移影響，仍然拿「多少」來表達「幾許」的功能。

唐宋以降，「多少」在官話中與「幾」的分工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句法上，「幾」只能與「量+名」結構搭配，而「多少」既可以修飾「量名」結構，也可以直接修飾名詞。例如：

(9) 幾/多少個人~多少/*幾人

第二，同樣是與「量+名」結構搭配，「多少」「幾」存在語義差別：「幾」用於詢問小或至少不太大的數量，「多少」用於詢問大或至少不太小的數量。吳福祥(1996: 101)指出，這是唐五代時期「多少」的產生所導致的數量疑問代詞系統內部各成員之間功能調整的結果。第三，語義上，「多少」只能用於問數量，問程度和表感歎用「多」。¹⁹

而使用「幾」系列的吳方言，「幾」與「幾許/徕/多」的差別表現為：句法上，「幾」修飾「量名」結構，而「幾許/徕/多」修飾名詞，兩者分工明確，例如：

(10) 蘇州：幾/*幾許個人_{幾個人}~幾許/*幾人_{多少人}

(11) 溫州：幾/*幾徕本書_{幾本書}~幾徕/*幾書_{多少書}

18. 鄭偉(私人交流)提醒筆者，「項」是中古二等字，但在「項頸」等詞中都讀作開口呼的形式(如紹興音[hɔŋ⁴])，而不像官話那樣讀作齊齒呼，需要從借用機制上做出解釋。我們認為這與詞彙的透明度(transparency)有非常重要的關係。這個詞中，「項」在文字上還是透明的，「項」在吳語中幾無文白異讀，所以接觸當時「項」只有開口呼一種形式，因此自然是用這個形式去對應官話的詞。

19. 當然，呂叔湘(1985)指出北方方言問程度的「多」，有可能來源於「多少」。不過這個問題學界仍有爭議。

語義上，「幾許/俅」除了問數量，還能問程度和表示感歎，例如：

- (12) 蘇州：幾許長？多長？~幾許長！多長啊！
- (13) 溫州：幾俅大？多大？~幾俅大！多大啊！

我們認為這種格局代表了早期吳語的面貌。
官話與早期吳語數量、程度疑問詞的內部功能分工可列表如下：

表 2. 官話與吳語數量、程度疑問詞的功能分工

	問數量		問程度	表感歎
	WH+量+名	WH+名		
官話	幾(小數量)	多少	多	
吳語	幾	幾許/俅/多		

「多少」從詞彙來源上來看是官源成分，但是在吳語中代替「幾許」同時，也代替了「幾許」的句法、語義功能。這就是汪化雲 (2014) 所說的「官表吳裡」現象。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汪化雲 (2014) 已經指出，吳語區的「多少」既可以問數量，還可以表示感歎，不同於官話中「多少」的用法。例如：

- (14) 杭州、紹興、蕭山：多少人？|多少好！多麼好！|多少便宜！多便宜！

第二，杭州、紹興等地的「多少」還可以問程度，請看以下例句：

- (15) 杭州：格棵樹有多少高？這棵樹有多高？ (鮑士杰 1998: 127)
- (16) 紹興：侬有多少長？你有多高？

第三，在問數量的功能上，「多少」進入吳語之後，取代了「幾許」的功能，所以與「幾」仍然還是句法上的對立，例如：

- (17) 紹興：幾/*多少個人~多少/*幾人

吳語的固有模式是用問數量的詞同時問程度以及表示感歎，因此「多少」進入吳語之後，在詞形上替代了「幾許」這樣的形式，但是在功能上仍然是按照吳語的模式。

5.1.1.2 相互妥協

在接觸過程當中，如果兩個成分勢均力敵，那麼常常會出現相互妥協的現象。
在本文討論的對象中，也有官源詞與吳語固有詞相互妥協的情況。一種表現為詞形合璧。2.2.2 節已經證明，吳語表{脖子}的「項頸」是非吳語的固有成分。至於「項頸」的構成方式，我們認為有兩種可能性：一種可能性是如曹志耘、秋谷裕幸 (2016: 417) 所說，「項頸」是吳語地區的創新說法。也即官話帶入

吳語的成分是「項」，進入吳語區之後與原來的固有詞「頭/脰頸」合璧形成了「項頸」；另一種可能性是當時帶入吳語的官源成分就是「項頸」。由於周密的《武林舊事》只使用單音節語素「項」，且宋人話本裡記有杭州的地名「鵝項頭」，所以我們更相信第一種可能性。當然，「項頸」的具體產生過程還可以進一步研究。除了本文的討論，類似的妥協例證還有官源詞「臉」與吳語固有詞「面孔」接觸產生了合璧形式「臉孔」（鮑士杰 1988）以及官源詞「鍋」與「鑊子」合璧產生「鍋子」等。

另一種表現為詞義分工。本文 3.1.1 節的注 9 中我們已經提到，{站立}包括靜態的站立和動態的站起來兩個語義，官源詞「立」進入吳語之後與固有詞「倚」產生了競爭，於是在一些方言中發生了詞義的分工，用不同的詞形表達兩類{站立}概念。如紹興^{皋埠}方言靜態的站立說「立」，動態的站起來說「陞」ŋe⁴，例如：

(18) 佢撥我立咚！你給我站著！

(19) 佢撥我陞起來！你給我站起來！

再如汪維輝（私人交流）告知，寧波話也有不同的分工，靜態的站立主要用「立」，也可以用「陞」ŋe⁶；而動態的站起來則只能用「立」，也形成了分工。另一個例子是 3.2.2 節涉及到的富陽方言「穿」與「著」的分工，官源詞「穿」進入富陽之後，固有詞「著」只用於罵人的場合，也體現了兩者的功能分化。本文考察範圍之外的例子再如，官源詞「抬」進入吳語後，在松江、紹興等地形成與固有詞「扛」的功能分工，如在松江話中「抬」表示兩人一同用手或肩舉物，而「扛」表兩人或多人用棒舉物；而紹興^{柯橋}話多人用肩抬叫「抬」，用手托抬叫「扛」。

在官話與方言發生接觸過程中，官源詞對固有詞是直接替代還是相互發生妥協，抑或是固有詞抵制了官源詞的入侵，其中的規律有必要進一步探究。

5.1.2 語法借用與語法複製

吳福祥（2008）在 Heine & Kuteva（2003; 2005）等研究基礎上，將接觸引發的語法演變機制分為「語法借用」和「語法複製」兩種：語法借用指的是一個語言（源語）的語法語素（語法性的形-義單位）遷移到另一個語言（受語）之中；語法複製則包括「接觸引發的語法化」和「語法結構複製」兩個方面，前者是指一個語言（複製語）對另一個語言（模式語）的語法概念或語法概念演變過程的複製，後者是一個語言（複製語）對另一個語言（模式語）語法結構的複製。吳福祥（2008）指出「語法結構複製」可以進一步分為兩個小類：①「語序重組」（reordering）或「結構重組」（restructuring），即一個語言（複製語）的使用者依照另一個語言（模式語）的句法和形態模式來重排自己語言裡意義單位的語序；②「構式複製」（constructional replication），即一個語言的使用者依據另一個語言的模式，用自己語言的材料構建出與模式語對等的（形態/句法/話語）結構式。這種接觸演變機制也完全適用於方言之間的接觸。

基本否定詞使用 f-/v- 聲母的「不」是吳語的一大特點(潘悟雲 2002)。在吳語的核心地帶,基本上只有杭州話用 p- 聲母的「不」,是宋室南渡帶入的成分。而杭州話的反復問使用「V-不-V」,由於「不」是官話成分,所以「V-不-V」可以看做是通過語法借用的方式進入杭州話的。而其他吳語的反復問中用的否定詞都是吳語固有的 f-/v- 聲母的「不」(字形多寫作「弗」或「勿」),可見這些吳語區的使用者依據臨安官話反復問的模式,用本方言的動詞和 f-/v- 聲母的否定詞「不」構建出與模式方言對等的結構式。「V-neg-V」進入這些吳語的語法接觸機制顯然屬於語法複製中的構式複製。

「V-neg-V」是作為構式直接借入或複製到吳語中,吳語區使用者將其作為構式習得,因此才會出現 4.2.2 節討論的直接將「有」填入這種構式的情況。「有」直接用於「V-neg-V」不僅見於杭州方言,也見於上海、紹興、蕭山、嵊縣等地,例如:²⁰

- (20) 上海:儂地方有勿有一塊畚能大個這麼大的地方攤開來? (劉丹青 2002)
 (21) 紹興:伽小人有弗有咚唻?他們有沒有小孩呀? (盛益民 2014: 333)
 (22) 蕭山:渠上海有弗有去過?他有沒有去過上海? (大西博子 1999: 169)
 (23) 嵊縣:儂飯有勿有食過?你飯吃過了沒有? (張敏 1990)

當然,「V-neg-V」結構進入吳語之後,就成了吳語的句法結構。一方面會受到吳語的句法限制,由於吳語是次話題顯赫的方言,因此如例(21-24)都表現出受事成分話題化的現象;另一方面也會有句法創新,如在紹興、蕭山等地「V-neg-V」結構進一步發展成了重疊反復問(王福堂 1959;朱德熙 1991;游汝杰 1993;劉丹青 2008),例如:

- (24) 紹興:我穿益件衣裳,佢話好好看?我穿這件衣服,你說好看不好看? (盛益民 2014: 334)
 (25) 蕭山:爾要要去?你要不要去? (大西博子 1999: 168)
 (26) 嵊州:渠城裡頭去去唻?他城裡頭去不去?

再比如,「V-neg-V 得 C」在官話中是不合語法的,紹興等地可以使用「V-neg-V 得 C」這種反復問(盛益民 2014; 2016),其中的否定詞也可以脫落,這種結構也是吳語反復問句的一種句法創新形式。例如:

- (27) 紹興:益=椿事體佢做(勿)做得好?這件事情你做得好做不好? (盛益民 2016)
 (28) 蕭山:爾飯吃(勿)吃得完?飯你吃不吃得完?

20. 在漢語方言中,「有-neg-有」的形式還見於安陸(盛銀花 2007)等方言。我們認為可能也是模式複製之後類推所致。

5.2 方言接觸的兩種模式

臨安官話對吳語的影響同時涉及到漢語方言接觸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即方言接觸的接觸模式問題。²¹

我們認為不同漢語方言之間的相互接觸主要有兩種不同的模式：一種是地緣、商貿接觸模式，即說兩種方言的社群在生活地域或者經貿往來上關係密切而形成的方言接觸；另一種是行政層級控制模式，即依照行政層級從上至下的逐級控制，比如中央對省會、省會對府治、府治對縣治、縣治對鄉鎮的逐級控制。

學界之前較關心地緣、商貿接觸模式，因此岩田禮 (2009)、曹志耘、秋谷裕幸 (2016) 才會認為「江蘇、安徽→杭州→寧波/浙南」的路線是官話方言侵入吳語區的路線之一。這完全基於地緣、商貿接觸模式，對於官話對吳語的影響模式認識並不全面。

之所以認為南宋以來官話對吳語影響的主要方式不是地緣接觸模式，而是行政控制模式，主要基於兩方面的理由：一方面，宋室南渡之後，杭州是南宋是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吳松弟 1997)，而南宋之後吳地又是全國經濟、文化發達地區，江蘇、安徽的官話似乎沒有影響浙江省會杭州的太大可能性。另一方面，地緣接觸模式的前提是地理上相互連接，但是本文的例證並不支持這樣的假設。如「立」「項頸」兩詞，只以杭州為核心分佈，與安徽、江蘇的官話沒有任何關係，不可能是地緣接觸模式的產物；而「東西」「穿」等詞則恰好是影響範圍與官話接壤了而已。

行政控制模式還能更好的解釋臨安官話對吳語的影響。其中「項頸」的例子最能說明這種接觸模式的影響方式。從圖 3 中可以看出，「項頸」在吳語中並不呈現連續分佈狀態，主要是分佈在原紹興府、金華府、處州府 (麗水)、衢州府、信州府 (上饒) 的核心地帶，這很好的說明臨安官話是先影響府治，然後才從府治進一步影響所轄各縣的。再如「立」在浙江主要分佈於杭州、湖州、嘉興、紹興、寧波等府治及周邊地區，也是這一接觸模式的很好反映。也正因為如此，臨安官話可以作為地區通用語，持續不斷地對吳語產生著影響。

當然，地緣、商貿接觸模式在官話與吳語的接觸中也是起作用的，如明清以來江淮官話對臨近原常州府一帶的影響就可以看做是這一接觸模式影響的結果。當兩股影響若形成合力時，那麼影響就更加顯著了，如 2.1 節討論的「東西」，就因為兩股勢力形成了合力，因此對吳語的影響非常巨大。

關於漢語方言中這兩種接觸模式的進一步比較，容另文討論。

21. 關於漢語與周邊語言的接觸模式問題，請參洪波、意西微薩·阿錯 (2007) 的深入討論。

6. 總結

本文主要通過宋室南渡這次非常明確的歷史事件，討論臨安官話對吳語詞彙、語法的影響。這一方面可以加深對吳語詞彙史、語法史的認識，尤其可以看到宋室南渡之後官話對吳語產生了深刻而劇烈的影響。從中也可以看出，方言接觸研究過程中區分地緣接觸模式和行政層級控制模式這兩種不同的接觸模式，對於漢語方言之間的相互接觸，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對於吳語中官話成分的離析，也能反過來對官話史的研究做出貢獻。游汝杰 (2005a)、鄭張尚芳 (2007a) 等先行研究已經從語音史角度做出了很好的典範。鄭張尚芳 (2007a) 指出：宋室南渡「其時代、其起訖地點都明確無疑，特別清楚，是難得的語音史活素材，從中可以提取宋代雅言特色，也可以說是宋代汴音活的標本。外移方言往往還會保留某些在本土已經丟失的古老特徵，所以杭州音在方言語音史上的價值要高過現代的汴洛方音」。游汝杰 (2005a)、汪維輝 (2013) 也利用杭州話的材料，分別把文獻中「兒」讀 [a] 和「鳥」念泥母音的歷史大大提前了。通過本文的梳理，我們認為這同樣也為詞彙史、語法史提供了很好的素材，也可以借此一窺早期中原官話的特點，如宋代中原官話很可能使用「項」這個語素表示{脖子}，關中地區至今仍用「項」，只是後來處於華北平原的河南一帶的中原官話被「脖」替代了，所以中原官話的核心地帶才看不到這個「項」了。這方面的深入探討，也容另文分析。

跟其他方言一樣，吳語詞彙史、語法史也是一部內部創新與外來影響相互交織的歷史。因此對於吳語詞彙史、語法史的研究，首先需要釐清哪些是內部的創新，哪些是外來的影響；對於外來影響，也要分清楚是永嘉南渡的結果，是宋室南渡的結果，還是明清以來江淮官話對臨近區域吳語的影響。吳語詞彙史、語法史這方面的工作才剛剛開始，有待於今後進一步推進。

謝辭

本文為中國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吳語人稱代詞的共時類型與歷史演變研究」(17CYY009) 的階段性成果。寫作及修改過程中，承蒙游汝杰、汪維輝、吳福祥、秋谷裕幸、陶寰、周志鋒、鄭偉、張小艷、黃河、史濛輝、王佳亮等師友惠賜寶貴意見或提供資料，尤其感謝汪維輝教授和劉丹青教授對筆者的大力幫助與鼓勵。感謝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編輯部及匿名審稿專家的寶貴意見。在浙江大學報告時，又承蒙方一新、李旭平、陳玉潔、羅天華等諸位的指正。感謝王佳亮在方言地圖繪製上的幫助。一併致以謝忱。若有錯訛，概由筆者承擔。

參考文獻

- Bao, Shijie (鮑士杰). 1988. Hangzhou fangyan yu Beifanghua 杭州方言與北方話 [Hangzhou dialect and Mandarin]. In Fudan University Chinese Wu Lab (復旦大學中文所吳語研究室) (ed.), *Wuyu Luncong* 吳語論叢 [Essays on Wu], 282–288.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 Bao, Shijie (鮑士杰). 1998. *Hangzhou fangyan cidian* 杭州方言詞典 [Dictionary of the Hangzhou dialect].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ress.
- Campbell, Lyle. 2004.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2nd edn.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Cao, Zhiyun (曹志耘). 2006. Zhejiangsheng de Hanyu fangyan 浙江省的漢語方言 [An introduction of the Chinese dialects in Zhejiang Province]. *Fangyan* 方言 [Dialect] 2006(3). 255–263.
- Cao, Zhiyun (曹志耘) (ed.). 2008a. *Hanyu fangyan dituji (Cihuijuan)* 漢語方言地圖集(詞彙卷) [Linguistic atlas of Chinese dialects: Lexico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Cao, Zhiyun (曹志耘) (ed.). 2008b. *Hanyu fangyan dituji (Yufajuan)* 漢語方言地圖集(語法卷) [Linguistic atlas of Chinese dialects: Grammar].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Cao, Zhiyun (曹志耘) & Akitani, Hiroyuki (秋谷裕幸) & Ōta, Itsuku (太田齋) & Zhao, Rixin (趙日新). 2000. *Wuyu Chuqu fangyan yanjiu* 吳語處衢方言研究 [Studies on the Chuqu subgroup of Wu dialect]. Tokyo: Kohbun.
- Cao, Zhiyun (曹志耘) & Akitani, Hiroyuki (秋谷裕幸) (eds.). 2016. *Wuyu Wuzhou fangyan yanjiu* 吳語婺州方言研究 [A study on the Wuzhou Wu dialect].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Chao, Yuen Ren (趙元任). 1956 [1928]. *Xiandai Wuyu yanjiu* 現代吳語的研究 [Studies in the Modern Wu-dialects]. Beijing: Science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28 by The Tsinghua Academy.)
- Chao, Yuen Ren. 1967. Contrastive aspects of the Wu dialects. *Language* 43(1). 92–101. doi:10.2307/411386
- Chen, Gang (陳剛). 1988. Hangzhouhua li you “dong-jiang-qu” shi 杭州話裡有「動-將-趨」式 [The V-jiang-C construction in the Hangzhou dialect].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88(3). 235.
- Coblin, W. South. 2008.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Yánzhōu dialects.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2). 85–91. doi:10.1163/2405478X-90000041
- Deng, Jun (鄧軍). 2008. *Weijin Nanbeichao daici yanjiu* 魏晉南北朝代詞研究 [The research on the pronouns in Six Dynastie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Dong, Shuhui (董淑慧). 2010. Fanyi yusu hecheng yiwen daici zai zhonggu jindai Hanyu zhong de yongfa jiqi yingxiang 反義語素合成疑問代詞在中古近代漢語中的用法及其影響 [The usage of contra-sememe interrogative pronouns in mediaeval and neoteric Chinese and their effect]. *Hanyushi Xuebao* 漢語史學報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History] 9. 71–80.
- Dong, Zhiqiao (董志翹). 1997. Jindai Hanyu zhidaici zhaji 近代漢語指代詞札記 [The notes on the demonstratives in Modern Chinese].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97(5). 373–378.
- Fang, Yixin (方一新) & Zeng, Dan (曾丹). 2007. “Duoshao” de yufahua guocheng jiqi renzhi fenxi 「多少」的語法化過程及其認知分析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the grammaticalization *duoshao* (多少)]. *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7(3). 76–81.
- Feng, Chuntian (馮春田). 2000. *Jindai Hanyu yufa yanjiu* 近代漢語語法研究 [The research on Modern Chinese grammar]. Jinan: Shandong Education Press.

- Guo, Li (郭麗) & Tao, Huan (陶寰). 2010. Xi'nan Guanhua Cong Xie bufen yu Nansong tongyu 西南官話從邪不分與南宋通語 [A relation between initial Xie (邪) and Cong (從) in Southwestern Mandarin and Southern Song Dynasty Mandarin]. *Hanyushi Xuebao* 漢語史學報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History] 9. 103–108.
- Heine, Bernd & Kuteva, Tania. 2003. On 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ization. *Studies in Language* 27(3). 529–572. doi:10.1075/sl.27.3.04hei
- Heine, Bernd & Kuteva, Tania. 2005. *Language contact and grammatic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i:10.1017/CBO9780511614132
- Hong, Bo (洪波) & Yeshe Vodgsal A.tshogs (意西微薩·阿錯). 2007. Hanyu yu zhoubian yuyan de jiechu leixing yanjiu 漢語與周邊語言的接觸類型研究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types of contacts between Chinese and neighbouring languages]. *Nankai Yuyan Xuekan* 南開語言學刊 [Nankai Linguistics] 2007(1). 23–35.
- Iwata, Ray (岩田禮) (ed.). 2009. *Hanyu fangyan jieshi ditu* 漢語方言解釋地圖 [The interpretative maps of Chinese dialects]. Tokyo: Hakuteisha.
- Jia, Yanzi (賈燕子). 2015. {Qili} gainian yu chengyuan jiqi fenbu de lishi yanbian {起立} 概念域成員及其分佈的歷史演變 [The diachronic change of the conceptual domain 'stand']. *Ludong Daxue Xuebao (Zhesheban)* 魯東大學學報 (哲社版) [Ludong University Journal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2(2). 67–71.
- Jiang, Shaoyu (蔣紹愚). 2005. *Jindai Hanyu yanjiu gaiyao* 近代漢語研究概要 [Summary on Modern Chinese studie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Jin, Ying (金穎). 2008. “Chuan” keyi biaoshi “dai” ma?: “Zhao”, “chuan”, “dai” lishi yanbian kaocha 「穿」可以表示「戴」嗎? – 「著」、「穿」、「戴」歷史演變考察 [Can the word chuan (穿) mean wearing a hat?: On the diachronic change of zhao, chuan and dai]. *Hanyushi Yanjiu Jikan* 漢語史研究集刊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11. 396–403.
- Li, Qian (李倩). 2009. “Chuan” de chuanyi yi de lai yuan he yanbian 「穿」的穿衣義的來源和演變 [On origin and change of the “wear” meaning of Chuan (穿)]. *Hanyushi Xuebao* 漢語史學報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History] 8. 208–215.
- Liu, Danqing (劉丹青). 2002. Shanghai fangyan foudingci yu foudingshi de wenben tongji fenxi 上海方言否定詞與否定式的文本統計分析 [A text-based statistic analysis on negative words and sentences in Shanghainese dialect]. In Editorial Committee of *Yuyanxue Luncong*, 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PKU (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語言學論叢》編委會) (ed.), *Yuyanxue Luncong* 語言學論叢 [Essays on Linguistics], vol. 26, 109–133.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Liu, Danqing (劉丹青). 2008. Weici chongdie yiwenju de yuyan gongxing jiqi jieshi 謂詞重疊疑問句的語言共性及其解釋 [Language universals of verb-reduplicating questions and their explanation]. In Editorial Committee of *Yuyanxue Luncong*, 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PKU (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語言學論叢》編委會) (ed.), *Yuyanxue Luncong* 語言學論叢 [Essays on Linguistics], vol. 38, 144–164.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Liu, Danqing (劉丹青). 2015. Yuyan kucang de liebian: Wuyu “xu” de yinyi yufa fenhua 語言庫藏的裂變: 吳語「許」的音義語法分化 [Split in language inventory: A case study of phonological, semantic and grammatical diversification of xu (許) in Wu dialects]. In Editorial Committee of *Yuyanxue Luncong*, 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PKU (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語言學論叢》編委會) (ed.), *Yuyanxue Luncong* 語言學論叢 [Essays on Linguistics], vol. 51, 1–32.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Liu, Shizhen (柳士鎮). 1992. *Weijin Nanbeichao lishi yufa* 魏晉南北朝歷史語法 [The historical syntax of Six Dynasties].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 Lü, Shuxiang (呂叔湘). 1985. *Jindai Hanyu zhidaici* 近代漢語指代詞 [Modern Chinese pronouns]. Shanghai: Academia Press. (Supplemented by Jiang, Lansheng (江藍生).)

- Norman, Jerry. 1988.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orman, Jerry. 1997. Some thought on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Mandarin. In Yue, Anne O. (余霽芹) & Endo, Mitsuaki (遠藤光曉) (eds.), *Hashimoto Mantaro kinen Chuugoku gogaku ronshuu* 橋本萬太郎紀念中國語學論集 [In memory of Mantaro J. Hashimoto], 21–28. Tokyo: Uchiyama Shoten.
- Onishi, Hiroko (大西博子). 1999. *Xiaoshan fangyan yanjiu* 蕭山方言研究 [The research on Xiaoshan dialect]. Tokyo: Kohbun.
- Pan, Wuyun (潘悟雲). 2002. Hanyu foudingci kaoyuan: Jianlun xuci kaobenzi de jiben fangfa 漢語否定詞考源 – 兼論虛詞考本字的基本方法 [On the etymology of Chinese negatives].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02(4). 302–309.
- Pan, Wuyun (潘悟雲). 2010. Lishi cengci fenxi de ruogan lilun wenti 歷史層次分析的若干理論問題 [On some theoretical issues about historical strata analysis]. *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30(2). 1–15.
- Pan, Wuyun (潘悟雲) & Chen, Zhongmin (陳忠敏). 1995. Shi *nong* 釋儂 [On *nong* (儂)]. *Zhongguo Yuyan Xuebao* 中國語言學報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3(2). 129–147.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Pan, Wuyun (潘悟雲) & Tao, Huan (陶寰). 1999. Wuyu de zhidaici 吳語的指代詞 [The demonstratives of Wu dialects]. In Li, Rulong (李如龍) & Chang, Song-Hing (張雙慶) (eds.), *Daici* 代詞 [Demonstrative and personal pronouns], 25–67. Guangzhou: Jinan University Press.
- Qian, Nairong (錢乃榮). 1992a. *Dangdai Wuyu yanjiu* 當代吳語研究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Wu dialects].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 Qian, Nairong (錢乃榮). 1992b. *Hangzhou fangyanzhi* 杭州方言志 [The study on the Hangzhou dialect]. Tokyo: Kohbun.
- Sheng, Yimin (盛益民). 2010. Lun “bo” de lai yuan 論「脖」的來源 [The origin of *bo* (脖)]. *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30(3). 111–114.
- Sheng, Yimin (盛益民). 2014. *Wuyu Shaoxing Keqiao fangyan cankao yufa* 吳語紹興柯橋方言參考語法 [The reference grammar of the Shaoxing Keqiao Wu].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 Sheng, Yimin (盛益民). 2016. Wuyu Shaoxing Keqiaohua zhengfan wenju zhong foudingci jinsuo de guize 吳語紹興柯橋話正反問句中否定詞緊縮的規則 [The rule of dropping negation words in A-not-A questions in Shaoxing Keqiao dialect]. *Yuyan Yanjiu Jikan* 語言研究集刊 [Bulletin of Linguistic Studies] 16. 258–271.
- Sheng, Yimin (盛益民) & Li, Xuping (李旭平). 2018. *Fuyang fangyan yanjiu* 富陽方言研究 [The study on the Fuyang dialect].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 Sheng, Yinhua (盛銀花). 2007. Anlu fangyan de teshu zhengfanwen geshi “you-bu-you” 安陸方言的特殊正反問格式「有不有」 [Special format “you-bu-you” (有不有)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question of Anlu dialect]. *Xiaogan Xueyuan Xuebao* 孝感學院學報 [Journal of Xiaogan University] 27(1). 69–72.
- Simmons, Richard VanNess (史瑞明/史皓元). 1989. Hangzhou fangyan li “er” wei de fayin 杭州方言裡兒尾的發音 [A note on the articulation of the 兒 (er) suffix in the Hangzhou dialect]. *Hangzhou fangyan* [Dialect] 1989(3). 180–181.
- Simmons, Richard VanNess. 1992. *The Hangzhou dialec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Doctoral dissertation.)
- Simmons, Richard VanNess. 1995. Distinguish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angzhou dialect. *Xinya Xueshu Jikan* 新亞學術集刊 [New Asia Academic Bulletin] 11. 383–398.
- Simmons, Richard VanNess (史皓元). 1998. Nantonghua, Hangzhouhua gen Wu fangyan de bijiao 南通話、杭州話跟吳方言的比較 [Nantong and Hangzhou compared to Wu]. *Fangyan* 方言 [Dialect] 1998(2). 89–103.

- Simmons, Richard VanNess. 1999. *Chinese dialect classification: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Harngjou, Old Jintarn, and Common Northern Wu* (Current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 188).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doi:10.1075/cilt.188
- Sun, Kai (孫凱). 2014. Hanyu fanyan "bozi" cixing de dili fenbu jiqi jieshi 漢語方言「脖子」詞形的地理分佈及其解釋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nd its explanation of the word forms of "neck" in Chinese dialects].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Manuscript.)
- Tao, Huan (陶寰). 2003. Wuyu yidengyun dai jieyin yanjiu: Yi Houyun weli 吳語一等韻帶介音研究 – 以侯韻為例 [The research on yidengyun having the glide in Wu dialects: The case of "Hou(侯)" rhyme]. In The Language Society of Shanghai City (上海市語文學會) & The Chinese Language Society of HK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eds.), *Wuyu yanjiu: Dierjie Guoji Wu Fangyan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吳語研究: 第二屆國際吳方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The study on Wu dialects: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u Dialects], 15–21.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 Wang, Futang (王福堂). 1959. Shaoxinghua jiyin 紹興話記音 [The phonology of Shaoxing Wu]. In Editorial Committee of *Yuyanxue Luncong*, 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PKU (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語言學論叢》編委會) (ed.), *Yuyanxue Luncong* 語言學論叢 [Essays on Linguistics], vol. 3, 73–126.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 Wang, Futang (王福堂). 1998. Hangzhou fangyan shangsheng zizhong Shengmu v, z de yibian 杭州方言上聲字中聲母v、z的音變 [Voiced initials v and z in rising tone characters of Hangzhou dialect]. In Editorial Committee of *Yuyanxue Luncong*, 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PKU (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語言學論叢》編委會) (ed.), *Yuyanxue Luncong* 語言學論叢 [Essays on Linguistics], vol. 20, 166–174.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Wang, Hongjun (王洪君). 2008. Lishi bijiao he yuyan jiechu lilun yu Hanyu fangyan de cengci he fenlei yanjiu 歷史比較和語言接觸理論與漢語方言的層次和分類研究 [The stratum and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dial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istorical comparative and language contact]. In Shen, Yang (沈陽) & Feng, Shengli (馮勝利) (eds.), *Dangdai yuyanxue lilun he Hanyu yanjiu* 當代語言學理論和漢語研究 [Contemporary linguistic theories and related studies on Chinese], 394–405.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Wang, Hongjun (王洪君). 2009. Jiangu yanbian, tuiping he cengci de Hanyu fangyan lishi guanxi moxing 兼顧演變、推平和層次的漢語方言歷史關係模型 [A historical relation modal of Chinese dialects with multiple perspectives of evolution, level and stratum]. *Fangyan* 方言 [Dialect] 2009(3). 204–218.
- Wang, Huayun (汪化雲). 2014. Cong yufa kan Hangzhou fangyan de xingzhi 從語法看杭州方言的性質 [On the nature of Hangzhou dialect from grammatical perspective]. *Fangyan* 方言 [Dialect] 2014(4). 356–364.
- Wang, Li (王力). 1983. Zidian wenti zatan 字典問題雜談 [Notes on the problems with dictionaries]. *Cishu Yanjiu* 辭書研究 [Lexicographical Studies] 1983(2). 1–9, 144.
- Wang, Weihui (汪維輝). 2000. *Donghan-Sui changyongci yanbian yanjiu* 東漢—隋常用詞演變研究 [The study on the change of the common words from Eastern Han Dynasty to Sui Dynasty].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 Wang, Weihui (汪維輝). 2013. Shuo "niao" 說「鳥」 [On meanings and forms of the Chinese word niao "bird"]. In Editorial Committee of *Chinese Linguistics Journal* (中國語學論集刊行會) (ed.), *Ōta Itsuku, Furuya Akihiro ryo kyoju kanreki kinen Chuugoku gogaku ronshu* 太田齋・古屋昭弘兩教授還曆記念中國語學論集 [Festschrift of Chinese linguistics in honor of Professors Itsuku Ōta and Akihiro Furuya on their 60th birthdays], 43–59. Tokyo: Kohbun.

- Wang, Weihui (汪維輝). 2016. Shuo “bozi” 說「脖子」 [On meanings and forms of the Chinese word *bozi* “neck”]. In Zhu, Qingzhi (朱慶之) & Wang, Weihui (汪維輝) & Dong, Zhiqiao (董志翹) & He, Yuling (何毓玲) (eds.), *Hanyu lishi yuyanxue de chuancheng yu fazhan: Zhang Yongyan congjiao liushiwu zhounian wenji* 漢語歷史語言學的傳承與發展：張永言從教六十五週年紀念文集 [The heritag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Zhang Yongyan on his 65th anniversary of teaching], 183–215.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 Wang, Weihui (汪維輝) & Akitani, Hiroyuki (秋谷裕幸). 2010. Hanyu “zhanli” yi ci de xian-zhuang yu lishi 漢語「站立」義詞的現狀與歷史 [Synchronic distribution and diachronic development of the words with the meaning “to stand” in Chinese].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10(4). 299–310.
- Wang, Weihui (汪維輝) & Akitani, Hiroyuki (秋谷裕幸). 2014. Hanyu “wen/xiou” yi ci de xian-zhuang yu lishi 漢語「聞／嗅」義詞的現狀與歷史 [Synchronic distribution and diachronic development of words encoding “to smell” in Chinese]. *Yuyan ji Yuyanxue* 語言暨語言學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5(5). 699–732.
- Wang, Yizhi (王軼之). 2011. *Cong Xie mu zai Beiwu zhong de yanbian chutan* 從邪母在北吳中的演變初探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g* initial and *Xie* initial in Northern Wu]. *Zhongguo Yuyanxue Jikan* 中國語言學集刊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5(1). 105–114.
- Wei, Pei-chuan (魏培泉). 2004. *Hanwei Liuchao chengdaici yanjiu* 漢魏六朝稱代詞研究 [A study of pronouns in the Han and the Six Dynasties] (*Yuyan ji Yuyanxue* Zhuankan Jia Zhong zhi Liu 《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甲種之六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A6).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Wei, Pei-chuan (魏培泉). 2013. Jindai Hanyu dongqushi zhong de “jiang” 近代漢語動趨式中的「將」 [The particle *jiang* in Early Mandarin Chinese]. *Yuyan ji Yuyanxue* 語言暨語言學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4(5). 875–928.
- Wu, Fuxiang (吳福祥). 1996. *Dunhuang Bianwen yufa yanjiu* 敦煌變文語法研究 [Studies on the grammar of the Dunhuang Bianwen]. Changsha: Yuelu Press.
- Wu, Fuxiang (吳福祥). 2008. Nanfang yuyan zhengfan wenju de lai yuan 南方語言正反問句的來源 [The origin of the A-not-A question sentence in languages in Southern China]. *Minzu Yuwen* 民族語文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2008(1). 3–18.
- Wu, Songdi (吳松弟). 1997. *Zhongguo yiminshi* (*Song Liao Jin Yuan shiqi*) 中國移民史·宋遼金元時期 [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tion: From Song Dynasty to Yuan Dynasty]. Fuzhou: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Xu, Shiyi (徐時儀). 2010. “Dongxi” chengci ji ciyi yanbian kao 「東西」成詞及詞義演變考 [A study on the meaning of “dongxi (東西)”]. *Hanyu Xuebao* 漢語學報 [Chinese Linguistics] 2010(2). 47–52.
- Xu, Yue (徐越). 2005. Songshi nanqian he Hangzhouhua de xingcheng 宋室南遷和杭州話的形成 [The southern migration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formation of Hangzhou dialect]. *Jiangxi Shehui Kexue* 江西社會科學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2005(2). 126–130.
- Xu, Yue (徐越). 2007. *Zhebei Hangjiahua fangyan yuyin yanjiu* 浙北杭嘉湖方言語音研究 [The phonetic study of Hangjiahua dialects in Northern Zhejiang Province].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Yang, Lin (楊琳). 2012. Wupin cheng “dongxi” tanyuan 物品稱「東西」探源 [The origin of *dongxi* meaning “thing”]. *Changjiang Xueshu* 長江學術 [Yangtze River Academic] 2012(1). 99–109.
- You, Rujie (游汝杰). 1993. Wuyu de fanfu wenju 吳語的反復問句 [The A-not-A questions in Wu dialects].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93(2). 93–102.

- You, Rujie (游汝杰). 2005a. Wuyu er weici de lishi: Jianlun Hanyu “er” yin chansheng de niandai 吳語兒尾詞的歷史 – 兼論漢語「兒」[a] 音產生的年代 [The history of *er* ending words in Wu dialects]. In Ting, Pang-Hsin (丁邦新) & Yue, Anne O. (余靄芹) (eds.), *Hanyushi yanjiu: Jinian Li Fanggui Xiansheng bainian mingdan lunwenji* 漢語史研究: 紀念李方桂先生百年冥誕論文集 [Essays in Chines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Festschrift in memory of Professor Fang-Kuei Li on his centennial birthday] (*Yuyan ji Yuyanxue Zhuankan Waibian zhi Er* 《語言暨語言學》專刊外編之二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W2*), 293–306.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 You, Rujie (游汝杰). 2005b. Wuyu yufa de lishi cengci diezhi 吳語語法的歷史層次疊置 [Historical strata of Chinese Wu dialects grammar]. *Yuyan Yanjiu Jikan* 語言研究集刊 [Bulletin of Linguistic Studies] 2. 30–53.
- You, Rujie (游汝杰). 2011. Hangzhouhua yuyin tedian jiqi gu Guanhua chengfen 杭州話語音特點及其古官話成分 [Phonetic and phonological features of Hangzhou dialect]. *Zhongguo Yuyanxue Jikan* 中國語言學集刊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5(1). 129–144.
- You, Rujie (游汝杰). 2012. Fangyan qutong yu Hangzhou fangyan de “Keyinneyu” xingzhi 方言趨同與杭州方言的「柯因內語」性質 [The Koineization feature of the Hangzhou dialect]. *Zhongguo Yuyan Xuebao* 中國語言學報 [Chinese Linguistics: The Journal of Linguistic Society of China] 15. 13–26.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Yu, Liming (俞理明). 1993. *Fojing wenxian yuyan* 佛經文獻語言 [The language of the Buddhist scripture]. Chengdu: Bashu Publishing House.
- Yue-Hashimoto, Anne O. 1991. Stratification in comparative dialectal grammar: A case in Southern M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2). 172–201.
- Zhang, Min (張敏). 1990. *Hanyu fangyan fanfu wenju de leixingxue yanjiu: Gongshi fenbu jiqi lishi yunhan* 漢語方言反復問句的類型學研究: 共時分佈及其歷史蘊含 [A typological study of yes-no questions in Chinese dialects: Chronological distribution and diachronic implication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 Zhang, Min. 2000. Syntactic change in Southeastern Mandarin: How doe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reveal a history of diffusion? In Ting, Pang-Hsin (丁邦新) & Yue, Anne O. (余靄芹) (eds.), *Yuyan bianhua yu Hanyu fangyan: Li Fanggui Xiansheng jinian lunwenji* 語言變化與漢語方言—李方桂先生紀念論文集 [In memory of Professor Li Fang-Kuei: Essays of linguistic change and the Chinese dialects] (*Yuyan ji Yuyanxue Zhuankan Waibian zhi Yi* 《語言暨語言學》專刊外編之一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W1*), 197–242.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Preparatory Office) &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 Zhao, Rixin (趙日新). 2003. Huiyu zhong de jige benzi 徽語中的幾個本字 [The etymology of some words in Hui dialects]. In The Language Society of Shanghai City (上海市語文學會) & The Chinese Language Society of HK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eds.), *Wuyu yanjiu: Dierjie Guojie Wu Fangyan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吳語研究: 第二屆國際吳方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The study on Wu dialects: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u Dialects], 362–366.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 Zhao, Rixin (趙日新). 2009. Huizhou fangyan “wu/wushi” de liangji yongfa 徽州方言「物/物事」的量級用法 [Scalar expression of *wu* (物)/*wushi* (物事) in the Huizhou dialect].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09(3). 248–254.
- Zhao, Yong (趙庸). 2006. *Hangzhouhua de wenbai yidu* 杭州話的文白異讀 [The literary colloquial readings of Hangzhou dialect].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 Zheng, Wei (鄭偉). 2010. Wuyu Taihupian Zeng-Geng shezi de duyin jiqi yanbian 吳語太湖片曾梗攝字的讀音及其演變 [Different pronunciations of Zeng-Geng groups and its strata in Taihu Lake Wu dialects]. *Nankai Yuyan Xuekan* 南開語言學刊 [Nankai Linguistics] 2010(2). 72–82.
- Zheng, Wei (鄭偉). 2011. Cong bijiao yinyun lun Hangzhou yuyin de lishi cengci 從比較音韻論杭州語音的歷史層次 [Phonological traits of Hangzhou dial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phonology]. *Zhongguo Yuyanxue Jikan* 中國語言學集刊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5(1). 145–163.
- Zhengzhang, Shangfang (鄭張尚芳). 2007a. Wuyu zhong Guanhua cengci fenxi de fangyanshi jiazhi 吳語中官話層次分析的方言史價值 [Analysis of the phonological traits of Mandarin in Wu dialects and its historical value]. In Ting, Pang-Hsin (丁邦新) (ed.), *Lishi cengci yu fangyan yanjiu* 歷史層次與方言研究 [Historical strata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dialects], 219–226.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 Zhengzhang, Shangfang (鄭張尚芳). 2007b. *Dongxi tanyuan santi* 東西探源三題 [Three proposals for seeking for the origin of “east-west”]. *Nanyang Shifan Xueyuan Xuebao* 南陽師範學院學報 [Journal of N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2007(10). 22–24.
- Zhou, Zhenhe (周振鶴) & You, Rujie (游汝杰). 1986. *Fangyan yu Zhongguo wenhua* 方言與中國文化 [The Chinese dialects and Chinese culture].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Zhu, Dexi (朱德熙). 1991. “V-neg-VO” yu “VO-neg-V” liangzhong fanfu wenju zai Hanyu fangyan li de fenbu 「V-neg-VO」與「VO-neg-V」兩種反復問句在漢語方言裡的分佈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V-neg-VO and VO-neg-V interrogative sentence patterns in Chinese dialects].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91(5). 321–332.
- Zhu, Minche (祝敏徹) & Shang, Chunsheng (尚春生). 1984. Dunhuang Bianwen zhong de jige xingwei dongci: Chuan, zou, xingli, qu 敦煌變文中的幾個行為動詞 – 穿、走、行李、去 [Some action verbs in *Dunhuang Bianwen*: Wear, walk, travel and go]. *Yuwen Yanjiu* 語文研究 [Linguistic Research] 1984(1). 32–34.

Influence of the southern migration of the Song Dynasty on Wu dialects via *Lin'an* Guanhua: Lexical and syntactic evidenc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linguistic influence of the Song Dynasty southern migration on Wu dialects, introduced by *Lin'an* Guanhua from a Mandarin source. We are here concerned with lexical and syntactic phenomena in particular. We first hypothesize that a Guanhua element was brought into Wu dialect territory during the Song southern migration, rather than as a result of the Disaster of Yongjia.

We then draw upon six bits of evidence: the lexical terms *dongxi* 東西, *xiang* 項, *li* 立, *chuan* 穿, *duoshao* 多少, and the V-neg-V construction to illustrate the influence of *Lin'an* Guanhua on Wu dialects to support the hypothesis. Lastly, the related phenomena are expla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exical borrowing, grammatical replication, and patterns of dialect contact.

Keywords: Wu dialects, Song Dynasty southern migration, *Lin'an* Guanhua, dialect contact, mechanism and patterns of contact

Author's address

Yimin She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220 Handan Road
Yangpu District
Shanghai 200433
China
fdshengym@163.com

Publication history

Date received: 4 March 2016
Date accepted: 25 January 2017